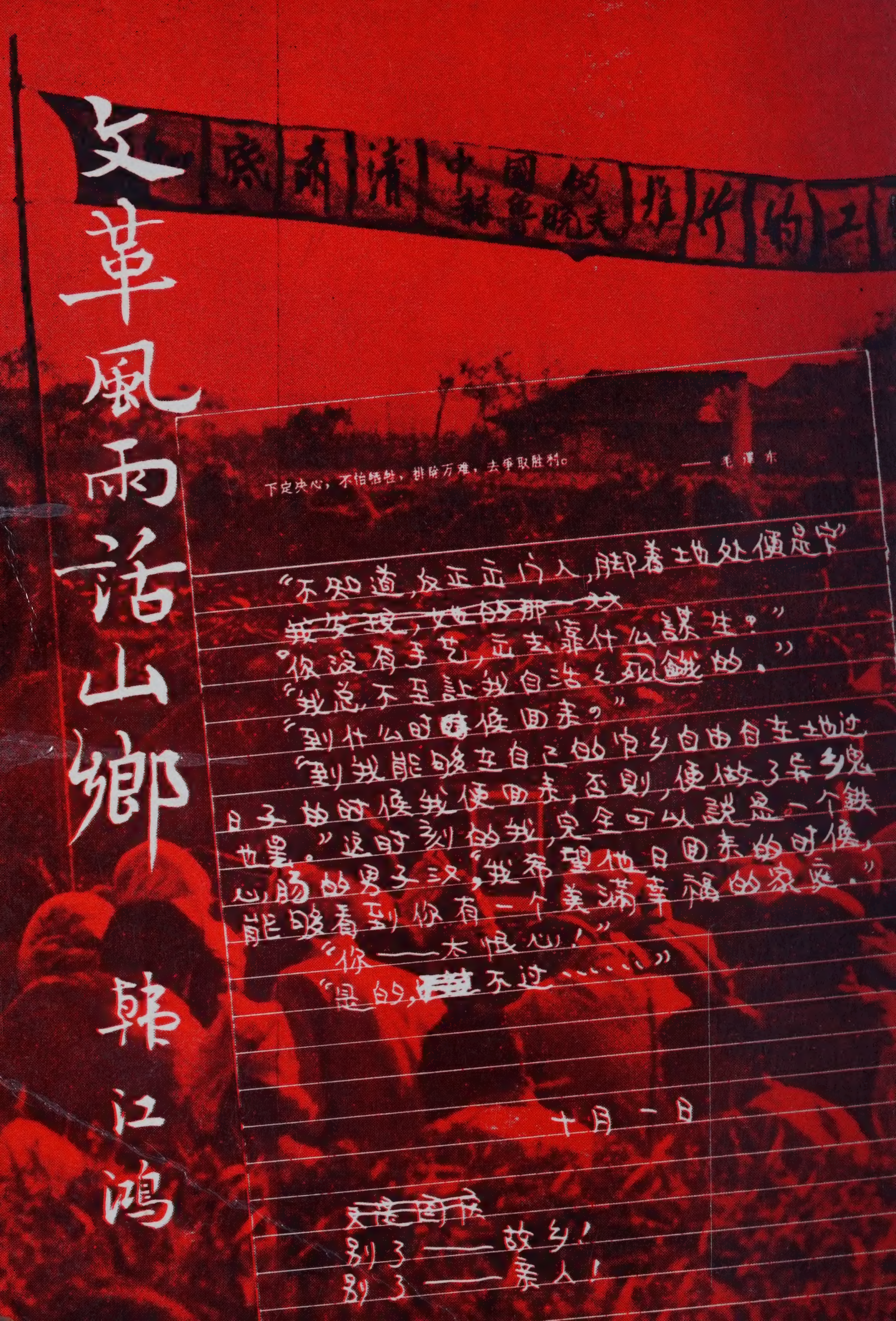
文革風雨話山鄉

韓江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毛泽东
"你没有手艺，出去靠什么谋生？"
"我总不至让我自活活饿死的。"
"到什么时候回来？"
"到我能够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的时候我便回来，否则，便做了异乡鬼也罢。"这时刻的我，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铁心肠的男子汉。"我希望他日回来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你——太狠心！"
"是的，不过……"
十月一日
别了——故乡！
别了——亲人！

成典澤銘刿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L 24 2026

文革風雨話山鄉

韓江鴻記

序

韓江鴻君，是粵省某縣山鄉的農村青年。他正像千萬個來自大陸的青年一樣，在暴政和飢餓下，經歷了生與死的搏鬥，才得以逃來自由世界。

在他整個逃亡過程中，他跋涉了十一個長夜，白天則在荒野山嶺中晝宿，其間有二個夜晚，是在淒風苦雨中與大自然競賽。在其餘步行的夜間，每晚只能在看到星星的時候才敢起程，一直要走到東方微現魚肚白的曉色時才息脚，然後尋覓一處可以隱蔽的地方睡覺，跟着要忍受十幾個小時的飢渴。僅有的一點乾糧，堅持着要在能夠見到大海時才吃，以支持下海之後的體力消耗。他說：「我之所以得免於中途餓死，是幸而沿途所經的田間，都種得有蕃薯。」事實上這情況正如其他逃亡來港的青年所說，現在的南中國，即使稻谷欠收，但蕃薯總是有收的，而且已是農民的主要口糧。假如不是農民多種蕃薯，他們本身固然仍要受嚴重缺糧的威脅，逃亡者也將因而倒斃途中。

他說：「當我深夜在山巔，能夠見到九龍新界燈光映射在天空的光芒時，那種興奮

眞是難以形容，但由開始見到這種黑夜裏的光芒，到能見到大海，還需要翻山越嶺走二個夜晚。有時我懷疑自己是否能够活着游過大海，因爲我是太疲倦了！因此當我終於見到大海的那個夜晚，沒有急於下水，在山上飽睡了一夜，白天則躲着，觀察山下的情況與路途。」

韓君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他喜愛文學，也愛寫作，但是階級成份限制了他的興趣和這方面的發展，這使他多年來只能以寫日記練習寫作和滿足寫作的慾望。

講到他的階級成份的問題，他說：「按照當時土改的標準，我家只應該划爲中農，然而由於當地缺少大地主和地主，中農旣然有自己的土地，便被划入了地主階級。」土改後家散人亡，他小小年紀，背着地主仔的枷鎖，開始獨立求生。及長，儘管在政治上受到幹部的歧視，然而農村社會裏總還有點人情味，在文化革命前，還能够得到村里貧農長輩的一些溫情照顧，和貧農子弟也能相處。但是在文化革命中，他終於逃不過被鬥的厄運，因爲他是已成年的地主仔，上代未曾受完的苦難，又再落在他的身上！

在死亡邊緣上揀回了一條命，遂使他下定决心走自己掌握未來命運的道路。他最後選擇了逃亡。「萬一要是逃亡失敗，就只有流散四方，俟機再度進行。」這是他的第二

條可走的退路。家是回不去了，也沒有家了！

在抄家之後，唯一眞正屬於他自己的財產，就是他的日記。他把它看得和生命同樣的寶貴，逃亡時用膠袋封實，帶着它跋涉高山大海。

韓君的日記是以記述他個人的生活爲中心，但無疑也反映了今天大陸上粤省地區內的農村社會一些情況和青年們的心態。如果讀者能够耐性看完它，我想或許能够從中得到一些你所要了解和知道的事情。

就我所接觸到的大陸青年們的一些逃亡經歷來說，他們中有人是帶着親人或愛人的紀念物品逃亡的；也有人爲了立意要把大陸眞相公諸於世，而帶着紅衞兵的報紙逃亡的；爲了堅定逃亡的勇氣，有人却帶着毛語錄或毛著逃亡；（據帶着毛著逃亡的青年說：「既然『愚公移山』的精神價值是被肯定的，那麽爬過高山游過大海，又算得了什麽！）而韓君是帶着他在文革期間的生活紀錄逃亡。

在任何殘酷的現實社會裏，人間總還是有愛的存在。從韓君的日記裏，我們看到韓君愛人，也被人愛。這是苦難時代裏同觀點的青年們的眞摯的友愛。在他的日記裏，我們也看到有一個貧農的女孩子在生活上不時地關懷着他，愛着他，分担着他的精神上與

肉體上的痛苦。但是格於階級的差異，他們却不能痛痛快快地相互表露。半個世紀以前，在中國社會裏殘存的「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現在又發酵了，因為大陸上產生了新階級。階級的對立，為不同階級的青年男女划下了鴻溝，築起了高牆。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也在韓君的日記中，看到了還有敢於和異階級通婚的人，他們愛得那樣眞，愛得那樣誠，甘於忍受政治和精神上的痛苦。

韓江鴻君只是一個平凡的農村青年，背負着上代留下的階級苦難，生活在沒有平等的社會裏，但他的刻苦自勵頑强奮鬥，却又正是承繼着中國歷史上優秀青年的傳統。透過這個平凡的身影，讓我們了解了祖國農村的一些景況。

出版這本日記之外，本報還將同時出版幾本在文化革命時期內逃亡出來的青年人們寫的作品，出版這一類的作品，是為了可讓更多的來自大陸的青年，起而為中國苦難的時代作歷史的鑑證。

本報謹以此書貢獻給讀者，也希望更多來港大陸青年起而為歷史作證。

李金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文革風雨話山鄉

韓江鴻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我雖然很討厭「萬歲」這東西，就好像那些叫「萬歲」叫得很起勁的人那樣，他們未必很熱愛毛主席，可是他們畢竟在叫，而且叫得很起勁，所以我一個人不叫，就顯得很特別，這是危險的。今後我非但要叫，要寫，而且還要研究一下怎樣叫，怎樣寫，就好像廣播電台上的那些人，也許因爲他們成天叫，叫得熟練了，所以叫起來竟令我感動得發痳。

我要叫，我要寫，而且要慢慢研究出「萬歲」兩個字的奥妙所在來，這事從今天開始。

好吧，反正現在有空，姑試翻翻字典看：

萬，艸下禺，而禺，是一種赤目的長尾猴。歲，簡寫作山下夕，夕，是即將落山的

太陽。

因此，今天翻字典的結果使我產生了一種滑稽的聯想：萬歲者，應該是草間的長尾猴，沐浴在西山落日的餘暉中，蹦然躍跳，蹦然躍跳！

「嘿！」我笑了。覺得這一課自學得頂有成績。

九月廿日

近半個月來，我一直被分派在生產隊裏，負責油刷牆壁，選寫語錄，本來像我這五類子弟是不准沾手這種「神聖」的工作的，只爲我比一般人多讀了幾年書，所以便得到了一個僥倖的機會。只是這種工作事實上也不容易幹，你每劃一條線都得聚精會神，就算是只有半厘的差誤也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其次就是顏色問題也十分棘手：本來白底紅字，是最醒目的，但現在多數已放棄白底，因爲有人提出了批評，白底固不是黨的代表顏色，而且被誤爲影射主席是白癡底子，結果寫好的幾條只得全部塗去。改什麽好呢？黃底紅字嗎？太像招牌了，也有人反對。研究的結果終於定爲淡紅底深紅字。

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天天架着梯在屋簷下劃呀寫呀，每天每人平均寫不了二條語錄

而我們生產隊却有二十幾戶人家，須要寫劃的牆壁多得很，幸好幹這工作不是義務勞動，就像使用顏料一樣，反正生產隊曉得出錢：「百把塊錢，幾千個工分，那算得了什麽？」這是生產隊長許過我們的，我們只管慢慢地幹自己的工作就是了。

九月廿二日

還是那無聊的工作。

今天我在大路旁一堵極顯目的牆壁上塗寫。塗好了底色之後，我選了二條頂簡短的語錄：

①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

②貪汚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我不知道我爲什麽要選這兩條語錄。

我望着桶裏昂貴的顏料，只覺得好笑。

九月廿九日

今天是中秋。

中秋，這是一個何等响亮悅耳的名字。古往今來，多少情侶借重了她，多少詩人點綴了她。

我不是詩人，就算是詩人我也寫不出：「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一類的詩句來。不過盡管如此，我這人却好鬧一些詩人的派頭。比方每年此夕，我都總要弄一些酒，就是在飢荒的年月裏，也有一壺茶，再加上一碟花生一碟糖果什麽的，邀我那唯一的知友程仔，一起到河邊去坐談到夜闌人靜，其間我們什麽都談，眞可謂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了。與其說前幾年我們多以談論文學藝術爲主，這兩年來却是研討國家大事多了一些。因爲我們是國家的一份子，她的任何一個微細的漣漪都必然要波及到我們，何况這還是一個狂潮急浪的年月，我們能够漠然以待麽？我們能够毫無感觸麽？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從國際到國內，從別人到自己，從理想到現實，我們的感觸實在太多了。而且這些感觸較之前一年

來，應該是屬於積極的、樂觀的。就好像我在幾個月以前所寫的那一篇日記一樣：「天上沒有星月，室內全無鐘漏，是什麽時候了？午夜乎？黎明？」

盡管這不過是幾句含混的模糊的文字，可喜的是那「黎明」二個字，它活躍在我的潛意識中，已……

「不過，你相信我們將還要過幾個這樣晦氣的中秋？」

「這可很難說。盡管這個政權已經是在搖搖欲墜，可是這到底是一個龐大的統治機構，就好像一棵幾十圍抱粗大的頑木，雖已砍斫了三分二以上，剩下那三分一，也並非一下子便解決得了的。」說過了這一段話之後，我自己也覺得很茫然。歲月是不饒人的，一個中秋緊接一個中秋，我們似乎都有一種同感，我望着圓月，他望着江流，彼此都沒有說話。

隨後，我們又談起了關於禁止人們過中秋的問題。有人說因爲二天以後是國慶日，如果今天過中秋，接着過國慶，豈不是太浪費了點。

「我的看法却有點不同，他們既然要大張旗鼓的鬧什麽除四舊立四新，而在他們看來，中秋正是千百年來的舊東西，當然非除不可，否則，他們便變成保守的、不革命的了。」

九月三十日

今天，出了一條令人聽了就感到那個的新聞：公社農業中學裏的魏老師，昨天中秋節的黃昏，跟張老師出去散步，偶然碰到一個搞業餘作業的漁民（抽務農以外的空餘時間去搞一些額外收入）向他們兜售一尾老大的鯇魚，價兒開得很低，他們高興地買下了。回到學校去很快整了一桌飯菜出來，但是剛剛擺出台面，買酒的人還沒有回，一群氣勢汹汹的，臂腕上掛着鮮紅的袖章的學生，出其不意地圍擁過來：

「魏老師，你們這算是幹什麽？」

看到自己的學生那付惡煞神一般的樣子，在場的二位老師，都不禁驚悸起來：「……」

「打算過一個雅緻的中秋？」

「哦！」他們這才恍然大悟，「眞該死，爲什麽偏忘了今天是中秋。」

「上面早就有過指示，今年不准過中秋，你們難道不知道？」

「我，我們……」

「把桌上的東西收起來。簡直無法無天！」即刻，他們手忙脚亂地把碗碟全都搬入破碗櫃內。學生們跟着貼上了一紙封條。今天早上，那批學生又回到學校，把櫃內的東西搬出來，要那幾個無法無天的老師吃了它們。道理是：「不許過中秋，但也不能浪費」。望着碟內縱橫的螞蟻，以及一粒粒偸油婆撒留在上面的屎粒，這幾位「雅緻」的老師，嘔心得直欲嘔吐。但是浪費是不行的，他們逐個地趕殺了所有的螞蟻，清除掉碟內的屎粒，便「乘冷」用着早餐（學生們不准他們整熱了吃）。

十月一日

今天國慶。街上之猪肉降價供應。

國當慶，爲的有四偉之統帥凛然坐京。

家有幸，爲的是街市之猪肉降價供應。

一家老少，團團牙祭。

醉飽之餘，試振吾臂：

萬歲，偉大的毛主席！

萬歲，不朽的共產黨！

十月五日

今天我去了一趟姨母家。

她家我從來沒有去過，也極少見她，以前只從母親那裏知道，這個姨母是極厚道的，而且她也極愛我。只是因爲她家被評爲「地主」，所以她十多年來極少出來走動，我也不容易看到她。

當我到她家時，她正收工回來。一個五十掛零的老太婆，穿着一套七補八釘的玄色衫褲，沾滿了泥水。

她放下鋤頭，接過我手中的提袋，高興得眞不知怎樣是好，她一手拿着提袋，一手牽着我：「孩子，你怎麽從來不入我家門？」這時，我發覺她掩藏在高興之下的，却有一種抹煞不了的憂悒。長期孤寂苦悶的生活，已令她顯得很有些呆板，不靈。一個年過五十的婦人，丈夫遠走去了香港，一個女兒老早出嫁了，剩下自個兒孤孤單單。日裏在

生產隊做工，夜裏一個人縫縫補補——你看她，不但穿着的衣服破破爛爛不堪入目，室內的被帳也縫補得五光十色。還有那堆滿一地的破爛家俱，竟令我感到無從插足。

「大姨。」我只覺得喉嚨像被什麽梗塞住了似的，「姨爹從來不管你的生活嗎？」

「不，他常有信和錢給我的，不過經人轉手，外人都不知道。」她看看我的形色，似乎是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說，「你相信我很窮吧？雖然大姨不敢說富有，但總不至於窮到你所看到的這樣。其實，一個半截入了棺材的人，闊濶氣只能給人眼熱吧了，所以我一向就抱定了吃是十足的宗旨，吃得好好，穿的用的，破破爛爛算了。」

我贊許地點點頭，覺得心頭舒鬆了許多了。

接着，她又告許我說，去年，她因爲開荒的事，給人家大隊幹部指罰了八百多元，他們說她在體制下放，開荒擴種期間，開墾過兩塊山坡地（那是沒有人要的瘠地），那地，如果她不鋤墾，可能會長出樹苗來，所以現在就按照每三平方尺一棵樹苗計算，每棵樹值伍元，她應該被罰欵八百元。她起初堅持不願交出一分錢來，結果他們把她抓到大隊部去折磨了整三天：「這些賊殺的認定我有外滙，勢必一定要我交出來，我有什麽辦法呢，人畢竟重過錢，我熬不過，只好照數付給了他們。」她眼眶中盈動着淚珠。「孩子，你看這世界還有什麽活頭！」

十月十二日

這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禾苗剛剛抽齊穗頭不久，但是櫃中已沒有一粒谷。米呢？我提了提桶，輕得竟令我心寒。我找出個鐵子，把米倒在裏面，然後再拿量米入鍋的小竹筒（三市両米一筒）出來，一筒一筒地數着：一、二、三……一共是三十二筒，一筒一餐，只够吃三十二餐，亦即是十天零二餐。而田地裏的寶貝呢，起碼還須要二十天之後，才可以動手收割，那麽仍有十多天吃什麽呢？再節約點吧！其實現在吃三両一餐，已經是少到不能再少了。

「唉！」事實上我已只剩下了嘆氣的份兒。根據大家的評價，我本來是單身漢中最善於劃算的一個了，因爲我深知，像我這種人，人家早就巴不得你快些死去，有困難誰來管你？如果是貧僱農，有胆識或者還可以出去鬧他一鬧，現在，我怎麽辦呢？正所謂巧媳婦難做無米炊，縱會劃算，又有什麽用？

「大丈夫壯志謀業」，可是我却連一碗飯也謀不出來。我眞有些懷疑，我到底算不算大丈夫？

十月十七日

出乎意料的，今天中午，隔里文兄告訴我，他在鎮上看到了我的哥哥。我被嚇了一跳：「你看清楚沒有？」

「怎麽沒看清。他左手拿着一個帆布提袋，右手是一個藤匣，後面有兩個人跟住，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不過當時我不敢跟他打招呼。」

「他有沒有戴紙帽？」

「沒有。」

心裏想不透，沒戴紙帽，表示問題不嚴重，但「不嚴重還會被趕逐回來？」我禁不住問了一句。但阿文像是沒有聽見，轉身回家了。

想不到他這樣一個溫馴的馬列主義者也會有這種遭遇，我覺得很痛心。他有一個結婚不到兩年的妻子，及一個出生不過七個月頭的小孩，他們……

我相信他今晚必然會回來，我忙着做好晚飯等他。可是直到十一點多仍不見他的影子。我急了，會不會有什麽問題呢？我眞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按照大家的看法姑認作他是因手續未經辦妥，被留在公社了。

已是午夜啦！我相信今晚他不會回來了，而且我也一定無法入睡。

十月十八日

中午，還不見哥哥回來。急得我直打轉，再去找文哥，問他昨天到底是不是眞看到了我的哥哥。而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麽……」

「你應該打個電話到公社問問。萬一他一時想不開……」

我一聽這話，只覺得腦子裏嗡然一聲，眼前黑了下來。定一定神我急迫地跑到大隊去打電話。原來他被公社人武部留下住了一晚，到今晚才可以回來。這還用說，一定是通夜地在了解他的情況。

眞的，黃昏時分，他回來了。穿着一身褪成紫紅色的藍中山裝，一簇松亂的頭髮，一張黝黑的臉孔，上面堆着兩個高高的顴骨，人瘦得連咀巴也像老鼠咀一樣尖尖地突出來。也許他的行李太重，只見他滿頭大汗，而且噓噓然好像有點喘不過氣來。

「哥！」我只叫了一聲，一串淚珠跟着淌下來。

他沒有回應我，默默地把行李交給了我。

房間裏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小孩子在擠擠鬧鬧。

大人們都默默無聲。

我掏出手巾擦了擦眼睛。

十月十九日

今天，我太難過了。

哥哥，這個奇怪的人。

昨晚，雖是我們濶別五年後相見的第一晚，可是他關心的是什麽呢，他第一句就問我：「你今年掙有多少工分？」

「兩千幾。」

「一般社員呢？」

「四千上下。」

「剛好差一倍。」他那瘦削的臉顯得十分冷沉，「你一直偷懶着不爭取出勤，我一

封封的信寫給你，你讀過沒有？」

「讀過。」一想到他那一封封的馬列八股，我就不由得打起冽慄來，我怕，我難過。

「那麼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

「因爲我不是一台機器。我不能整日裏爲生產而運轉，我也需要知識，我更需要讀書！」

「讀書？過去，我們盡可能給你一個優異的條件，讓你讀了十幾年書，可是你得到了什麼？別以爲你有才，世界上比你有才的人多得很，你認淸了形勢沒有？」

我咬一下牙關，沒有說什麼。

「你認淸了形勢，你學得了一套馬烈八股，但是到頭來又如何？」我沒敢這樣說，心裏却在反問他。「他還不够痛苦嗎？我憑什麼要再行折磨他！」我想。

只是我想不通，我們手足間別離了五年，難道沒有比工分更値得談的東西麼？

十月二十日

這是我哥哥回來之後的第一個集日，因爲要趕着添置幾件鋤頭、畚筐、竹帽、鐮刀以及柴、米（他帶有一部分米票回來）一類的東西，所以我們一齊去趕了一個集。

通常，這一段時期，應該是市集上最爲熱鬧的階段，因爲再過幾個集日就到大農忙季節了，一切需用的東西，都必須趕在這幾個集期內選購好，否則收割一開始，人們便再也抽不出身來趕集了。

今天市集上，簡直是人山人海。可是那街頭巷尾的大字報，却好像要跟趕集的人比賽衆寡似的，琳琅滿目，盡眼皆是。

我本來就愛看大字報，事實上全國的報刋大都已停止出版了，只有它，才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供給我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新聞資料。但是今天等着我去做的事很多，所以我只在邊走邊看的情況下瀏覽過十幾張。其中有二三張「勒令」，極令人注目，內容大同小異，都是在攻擊一個姓韓的糧站女幹部，說她是一個反動透頂的人物，成天想望着老蔣前來翻天，她一直秘密保持着跟她現在台灣的指腹爲婚的未婚夫×××進行着書信聯系。

「呵！」我不禁驚嘆起來，「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如果大字報的揭露是有其一定的眞實性的話，豈不是很奇怪麽？社會已經進入了原子化的時代，可是却有人要爲自己幻影式的未婚夫保留貞操，眞是罕見到了一種有獨無偶的地步。」

我一面嘆息着，一面用力向屠宰塲擠去。

那裏早已經擠擁得水洩不通，我趕過去在五六條人龍中選定一條站在最末尾。過午以後，總算輪到我了。掏出錢：「三斤肥猪肉。」但是他們不理我，經過一再的討價還價，才總算買下一二斤腩肉。我提在手中覺得很氣惱：「要這炸不出油來的東西有什麽用，我要的是油。」但是當我回頭看看後面的長龍，却也感到滿足了。

正當我在人群中找到哥哥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那冷沉得快要發火的臉。

「你的膠袋丟到哪裏去了？」我一走近他，他便怒冲冲地問我道。

「在米袋中。」

「你爲什麽不帶去裝猪肉？你以爲只有這樣提着在街上打幾個轉，才會有人知道你有錢嗎？」

「買一二斤猪肉有什麽了不起？難道吃點肉也是犯罪？」

「你這人就是沒有吃够苦頭！」

我說什麽呢？我只有緘默。

十月二十三日

晒場上人們在轟然着：「鈴仔囘來了。鈴仔囘來了。」

這鈴仔，他是一個中學生出去串連有兩個多月了，據說是他先後到過廣州、武漢、杭州、上海、南京、北京。十月一日那天他還在北京：「那場面才眞驚人呢！」他在喜形於色地向人們描繪着：天安門是如何的廣大，與會的人是如何衆多，毛主席又是如何的健康可親，林副主席的講話又是如何的响亮悅耳，劉少奇他們雖然也露了面，但是却垂頭喪氣的——老實說，在這許多描繪中，我就只愛聽最後這一點，因爲目前來說，劉少奇這個人是最令我感到興趣的。從鈴仔帶囘來的一大叠小字報裏，我看到不少攻擊劉少奇的東西，可是在同一批小字報中却另有一張紅衞兵爲劉少奇問題訪周恩來的。不過既然攻擊劉的多，輿論對他顯然不利，結論也已經可以想見了。

十月二十四日

哥哥回來後，我的房間馬上便面目全非。

他買了二張毛主席的俏像及一大疊語錄回來。把其中的一張俏像掛在跟房門遙遙相對的横牆上，所以一打開門便能見到它。而另一張則掛在書櫃的上頭。還有那五花八門的語錄，幾乎貼滿了四壁。他還特地買了一個毛統帥的石膏塑像回來，擺在書櫃靠壁那面的正中，另有幾種紅彤彤的寶書則用鐵夾子夾住放在台面上塑像的左則。

當他在煞有介事地替我打扮房間時，我却悠然地在讀我的偶像作家戈果理的「死魂靈」。不過我並不聚神於書本，我每每總要抬起頭來瞧瞧他那愼重小心的動作。我的思想終於一下子飛出去，飛得很遠。我似乎看到一個少婦正抱着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面對着我這個方向在哭泣，在流淚。這人好像就是我的嫂嫂……

十月二十五日

人們在盛傳着關於田兄女人的桃色新聞。這個說看見她與記工員半夜裏出去不知幹些什麽；那個說連在地裏幹活時他們都在互相調笑。當然還有一些更加亂七八糟的流言

蜚語，有的人甚至說她那周歲的孩子也都極像記工員，總之，諸如此類的言詞多得很。其實呢，我早就冷眼旁觀心中有數了，甚至早在半年前就曾經暗示過田兄，要他多關心一下自己的女人。而他却是一個極那個的人物，他對待他的父母兄妹的脾性雖則相當地壞，可對待一般如記工員這一類人，却是極尊重的。當然，他也十分寵愛他的女人，本來嘛，這年頭，這社會，要想討個老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他的家境比較我們這些一貧如水洗的人好一些，否則他又憑什麽養得住她。

「不過，我並不想過多的約束她的行爲。」這是我對他說過了暗示話之後所得到的回答。

從他的言談中，我甚至明白了原來他對他女人的事，竟了解得比我還多。「他如此地寬宏大量，爲了什麽？」我像是想通了，又像是沒有想通。不過，在評工分的會上，人家總是護着點她，那是有心人都能體會到的。

十月二十六日

女人，女人，這是一種何等怪誕的「動物」。

而特別又是這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女人，據我所知，她們似乎大都並不如過去的

女人那樣追戀金錢，而特別又是在她們進行「法外戀愛」的時候。也許她們已經了解到在其周圍的男人其實全都是一些窮到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所以她們諒解他們。但是她們爲什麼要予以諒解？她們希望得到些什麼？

就好像那幾個近來一直在我身邊打轉的人，她們希望從我身上獲得什麼？她們是不是在愛——而且是否都出於眞心？哼，我又不是瞎子，何況我也並不十分傻。我深知道除了芸婷，她們沒有一個不是抱着遊戲人生的態度來親近我的，而特別是××，她當着你的面秋波橫生，背地却橫加譏嘲，大肆誹謗，還口口聲聲罵我地主仔，實在何苦來？唉，女人！女人！

而芸婷……想她幹什麼，煩擾我的事還不够多嗎！

十月二十七日

九隊舉行新式葬禮的事，成了大家工作中、吃飯時唯一有趣的談話資料。

劉七婆這個可憐的老寡婦，韓家村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她。只要是年輕人或者小孩子，她都總喜歡像對自己的兒子那樣親熱地稱呼一聲「孩子」，而且往往要伸手搔摸一

下你的頭皮。她三十出頭便死了丈夫，當時其唯一的孩子「蛇王頭」還才四歲。二十幾年來依靠打柴，辛辛苦苦地總算把自己的孩子餵養成人。不想這蛇王頭却似乎有些兒先天不足，每每總是顯得那麽的呆頭呆腦，而且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一點主見。就說這一次他母親死了，書記要搞什麽新式葬禮的「典範性試驗」，作爲一個孝子，他竟然不提出任何反對意見，聽憑人家去擺佈一切，以至激惱了不少做父母的「封建遺老」，認爲像劉七婆，一口湯一口水餵養大了一個孩子，到頭來，讓人家胡亂地念幾段語錄便抬出去埋了太不像話。

「都是這樣，還不如做個孤佬兒好些。」

「孀子，社會在進步，我們這些廢物都老而無用了。」

「但是，任你怎樣進步怎樣變，父母也畢竟還是父母。」

「嘿，你不知道？自從文化革命以後，一切舊的東西都要改都要除，甚至連爸爸媽媽也有人提出要改革稱呼了，像十四隊的石壁頭那小子，就是公然直叫他的爸媽作『同志』。」

「是的，今日大家叫『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說不定到明日他們便要干脆不承

認你這些老骨頭的爹娘了。」

「如果他們敢不認我這老子，待我砸碎他們的頭殼給你看。」

總之，大凡上了年紀的人，對這種新式葬禮個個都有意見，認爲如果自己死了，就決不允許這般搞作。

談到這種新式葬禮，它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根據親身參加過這個葬禮的隊代表三仔說：人家在舉行追悼會議的時候，整個生產隊，除五類份子以外的全體社員也都參加了。

會議一開始，首先由他們隊的輔導員頌讀一遍老三遍中的「爲人民服務」，繼而報告死者的姓名簡歷，隨後便是何書記爲時兩個鐘頭的發言。在這一漫長的時間內，他根本就未曾提到過任何有關死者的問題。他只是反復的强調：下個禮拜公社就要舉行評比啦，大家一定要認眞學好毛主席著作，並且活學活用，以便爭取做個標兵隊。當然，還有那些爭取做標兵隊的具體辦法啦，評比時的各種條件啦，他都一一作過詳細的解說。

到了會議結束時，那輔導員再度站起來，引領着大家頌念「爲人民服務」的最後一段：「……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

唸完了，何書記即當衆宣佈，要男性青年自願，報名作義務「八仙」（我們習慣稱葬工爲八仙或大力佬）。當下，那兩個被衆人認爲最有資格做下一禮拜的個人標兵的立權和樹聲挺起胸脯自告奮勇了。接着便是一個長時間的沉默。這一現象似乎大出書記他們的意料之外，他舉目環掃一遍在座的社員：「怎麽？像這樣光榮的事情，竟然沒有第三個樂意出來幹的？」

還是沒有人出聲，生產隊長惱了：「眞是豈有此理，你們學毛著都學到什麽地方去啦？同志死了，却不願意給她送葬！」他兩手叉着腰，氣鼓鼓地站着。

這時，平日裏最愛說風涼話的王二嫂，忽然站起來：「我看你們這些男子漢，枉生了一臉鬚眉，如果換了我們這些婦道人家，哼，就算十萬個名也都報上了。」她冷笑一聲，但是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麽意思，「隊長，既然這樣，我看就只有委屈一下你了。」

隊長略略地遲疑了一下：「好，我算一個。」

「好樣的。」

「仍差一個。」

「我提議輔導員同志。」

「我，我，大家都知道我身體不好，恐怕不行。」

又有一些人望住何書記啦。

書記他老人家趕緊開腔說：「算了，算了，我看乾脆叫那些黑五類子弟來好了。」

「贊成！」輔導員第一個响應。

這事情就算如此議決。

當天，四個五類份子的子弟把死者給抬出去埋了。

三仔剛陳述到這裏，六娘便耐不住地插咀說：「據說蛇王頭一直沒有戴過白帕，連哭都很少哭幾聲是不是？」

三仔點點頭。

「反了，反了！哪見過死了老母不哭又不帶白帕的？」

「唉，唉，這世道——朝死晡埋！」

十月二十八日

今晚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廣播小品我覺得寫得極成功。老實說，莫斯科台是我最愛聽的毛帥勢力範圍以外的華語廣播，它報導的新聞快而且眞，新聞以外的節目也編排得不

錯，從這一個角度去要求「自由中國之聲」的話，我覺得確實還相差有一定的距離，我只有嘆息。宣傳，這應該是一樁何等重要的工作呵！一個不善於做宣傳工作的政府，就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亦不一定能够做出什麽大的業績來，如果你搞出一些弄巧反拙的宣傳來那就更糟。比方「自由中國之聲」，我本來很愛聽它，而且也很相信它的。但是持續地收聽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包括程仔）反而失望了，「唉，這電台是只適合間或收聽三幾次的人收聽的。」

望着床頭的匣式收音機，我忽然想起了三年前的事。那時我剛從工作崗位上被清除出來，暫且住在姐姐家裏，我帶有一部半導體收音機囘來。這玩藝來到這窮鄉僻壤竟然顯得萬分珍罕，趕來聽收音機的人絡繹不絕，搞得我簡直頭痛。這樣的一直過了六七天，一天中午，他們大隊的治保主任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拿了收音機就走。原來他是要沒收我的收音機，我不答應，跟他鬧到縣公安局。只見他跟局裏的一個人嘰咕了一陣，我聽不清，却能見到那個穿制服的在不住搖頭。最後才聽他說：「那麽你去找老陳看看。」

不一陣，治保主任把一個僵尸一樣的人找來了。

僵尸傲慢的摔入椅子裏，猙獰地瞪視着我：「你叫什麽名字？」

「韓江鴻。」我答道。

他拿筆記在紙上：「什麽公社，什麽大隊？」

我回答了他，他又記在紙上：「你讀過多少書，現在幹些什麽？」

「同志，在沒有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想先知道一下，你這到底是以法官的身份在審訊我呢，還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打問我？」

「什麽身份又怎樣？」

「如果你是法官，現在我沒有回答你的問題的義務。」

「我不跟你咬文嚼字，你現在可以出去，收音機我們沒收。」

「憑什麽？」

「憑法律！」說完起身便走，「你不服可以上訴。」

「那當然。」

他倏然煞住了脚，扭轉身來：「到什麽地方上訴？」

「省人民委員會、中央郵電部。」我顯得毫不遲疑地答道•

他呆了一下，馬上便又露出了他一付兇相，重新走到我的身邊：「哼！不識好歹。你別以爲我們不知道。我問你，你聽過多少次反動電台的廣播！」

我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氣：「我，我沒有。」

「坦白從寬！」

「除了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我沒有收聽過任何外國電台。」話未落音，我馬上便追悔起來，這顯然是沉不住氣的結果，這一下麻煩可多了。

「台灣的你沒有聽過？」

「沒有！」

「是沒有？」

「沒有！」我相信現在我比剛才冷靜多了。

「好。你既然聽過莫斯科電台，它講些什麽。」

「那是二年前的事，我記不清了。」

「二年前？」

「是的。自從報紙上公開發表了有關批判蘇聯是修正主義的文章之後，我便不再收

聽了。」

「狡辯。」

「你有說狡辯的權利，我也有不承認你的結論的權利。」大概是我的態度和言詞令他不敢十分小覷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是在製造着一種和緩的氣氛。

而我呢，也因爲剛才衝口而出，承認收聽過莫斯科電台，這時也只好盡可能做着引退的准備。結果，他們以：「你先囘去，收音機問題待後再通知你。」而了結了這場「官司」。

此後他們既沒有給我通知，我也不再去管他們。我另外裝備了一架匣形耳機式收音機，白天藏埋好，晚上再私下裏拿出來聽，這樣至少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直到今天爲止，我哥哥還不知道我有一部收音機。

十月二十九日

今天，哥哥收到一封信，看字跡大概是嫂嫂來的。不知道內裏談些什麽，也不方便問他，不過看得出，此時刻他的心境是極惡劣的。

對於嫂嫂，我瞭解不多，雖然曾經見過一次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結婚，當時她給我的印象是寡默而矜重，當然，這種人是厚道的。不過他們戀愛的時間長達四五年，這在此時此地來說，應該是一種頗爲突出的戀愛實例。據哥哥說，曾先後向她提過好幾次結婚的事，都給她婉然拒絕了，她總說「還是過些日子再談」，從這裏，就不難看出她內心的矛盾所在，應該說，她是十二分愛戀哥哥的，只爲彼此家庭出身有些不同，不能不使她更加謹重地考慮一下婚後的生活——我看得出來，她是愛哥哥的，當然也須要爲愛情付出一定的代價。現在，剛剛結婚不到兩年，災厄便降臨頭上了，這是意外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因爲在今天這個社會裏，一個找五類子弟做情侶的人，隨時都須要作好一個承受意外的準備。所以當一般人對我兄嫂今後的關係問題提出懷疑時，我總是坦然的囘答他們：「經過時間考驗的愛情是最堅耐不過的。」

「如果時局不變，彼此長時期被隔離呢？」

「這……。不過我的嫂嫂是一個極好的人，據說這次我哥哥囘來時，她還一再勸勉他安慰他。」是的，對於我嫂嫂的爲人我是十分欽敬的，這是一個吃得苦耐得勞的女人。

十一月五日

秋收開始了。

我們面臨着雙重重要的「政治任務」。

（一）進一步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定要做到白天學、晚上學；家中學、田頭學；工前學、工後學；睡前學、起床學，當然，飯前也要學，走路也要學。

（二）是秋收冬種，這也是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的。要知道，所謂秋收冬種，收的是黃澄澄的谷粒，種的是解決明年春荒的早收作物，這都直接關係着國計民生，不是政治任務又是什麽？

其次是革修風舊制的問題，過去的許多勞動制度、分配制度，徹頭徹尾的，盡是一些修正主義路線下的產物，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違反共產主義原則的，因此也是反動的。須要革新！革新！革新！

十一月七日

過去的計件包工制是修正主義的產物，經已革掉了命。今年實行的是大寨式勞動制度——集體勞動，評工計酬。但是有一個原則：學習第一，勤工第二。換句話說，就算你勞動態度極好，工作效率也極高，若是學習不積極，晚上上課經常遲到早退，輔導員提出的問題你又多不能解答，那麽評起你的工分來，最多也只能夠得到六成，如果你是根本不願意學習的，人家甚至可以不記工分給你。當然，在實際上這種人是不存在的，因爲就算你可以不要工分（比方你有在港、澳、南洋賺錢的親人），但是頭顱你總是不能不要的。要知道，你不願意學習毛主席著作就等於是反對毛澤東思想，而反對毛澤東思想，顯然就是反革命，哼！反革命，這還了得？

十一月九日

革新。眞應該感謝這個革新，否則，今年我眞不知要苦成怎樣呢。因爲若在以往，工作是包工制的，大家爲了多掙點工分拚命的幹，可我呢，一向是抱着身體第一的態度慢慢地幹，眼看着別人把工作幹完，當然，人家也不大來管我的，反正各人掙各人的

工分。可今年就不同，哥哥回來了，他一定要管我的，所以他一回來我就很怕他。不過正所謂，皇天不負苦命人，偏偏今年他就來了個大寨式的勞動制度，結果大家都慢慢地磨呀磨的，我一個人夾在中間「隨波逐流」，一點也不見得「拔尖子」，哥哥也就不再管得着我了。不過他自己却一直表現得蠻積極的，我相信整個生產隊七十幾個主、副勞動力，包括幹部、輔導員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比得上他賣力。幾次我見他放工回來捶腰打臂的，只好暗中嘆息。我不敢說什麽，也不願意說什麽，說出來反而要惹他一頓訓誡，老實說他的馬列教條，他的革命理論已聽得我够頭痛了，何必一定要自討苦吃？

十一月十日

七叔這人，我就是解不透他，他是一個貧僱農，他女人還當着生產隊幹部，共產黨並沒有對他另眼相看，可是他爲什麽却偏偏要這樣敵視毛主席，仇恨共產黨？你看他，只要從那裏得到了一條與共產黨不利的新聞，他便會蹦而又跳的盡快傳揚給每一個人，而且他也是最善於打聽消息的，怪不得大家要叫他「即日報」。你看他，自從文化革命以來够多活躍：今天是「羅瑞卿不行了，軍內要發生暴變了」，而明天又是「錢縣長被鬥得

發瘋，動手殺人了，一梭子彈就打死了兩個人」，而每報告過一條「激揚新聞」後，他都總要隨着下個結論：「看來天下就要大亂了，青年人可以大有作爲了。」如果有人勸告他：「七叔，少說一些吧，你這樣會惹出麻煩來的。」

「什麽麻煩？」這時候他一定會圓睜怒目，「我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反革命，我是响噹噹的僱農文盲，我不知道什麽國事天下事，我知道憑良心說話。何況我活了五十幾年，我什麽世面沒有見過？我就是有點兒活得不耐煩了，就看誰有胆識來處置我！」這一席話，惹得人人都吐舌頭。

而且，他這人也特別喜歡跟我們這一類人聊天，他幾乎天天都要到我房間裏來坐一陣子，談論一些「天下大事」，據說他十分佩服我，常常在別人面前誇贊我說：「這人將後應該大有作爲。」不過盡管如此，他也曉得顧及到我的「安全」，他知道我不似他的招牌响噹噹，所以大凡從我口中得到的新聞、論見，在外傳的時候，都必然會特別愼重小心。爲此，我十分敬重他，把他當作親叔叔看待。

就說近些時來，由於各機關單位都在大事清洗五類關系的人物，所以在一般社員群衆的眼中，我們這些人似乎比麻瘋病人要更可怕得多了，盡管大部分人還不至於向我

們作威作福，可是他們怕跟我們接觸，對我們避之而惟恐不遠，這倒是千眞萬確的。可我這位七叔呢，却跟我們照常往來，替我們排解了許多寂寞的時日。爲此，他女人不知規勸過他幾次，說已聞聲有人非議他「與虎同窩」。可是你聽他怎樣回駁她：「他媽的，與虎同窩又怎樣？告訴你，你今後要識趣點，少來管我的閒事，你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是的，他這人確實不是好惹的，他發起性來，任憑天皇老子都怕他三分，何况是他自己的女人。

十一月十二日

「越是農忙季節，就越是不能放鬆對主席著作的學習。」而且「五到田頭」，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不做到的。

盡管這工作做起來有點煩厤，比方主席像到田頭、語錄牌到田頭，國旗到田頭，隊旗到田頭等等，試想想，一個人肩上挑着近百斤重的禾担，手上又要擎一個語錄牌或主席像，這不是太那個了嗎？但是不擎又怎麽行呢？這是政治任務呢！天，這個「任務」，也實在不容易「完成」！

十一月十五日

近來，已經有人在議論我了，說什麽大家都在高唱革命歌曲，獨有我就緘口不言，甚至於每每在高呼「萬歲」「萬萬歲」的口號時，我也總是懶洋洋地，一隻手欲舉不舉的樣子，「眞不知他內裏想的是些什麽東西！」

其實，這也很簡單，我想什麽呢？我什麽也沒有想，我只是覺得：歌，我可以唱，不過不是這樣的歌，就算是這樣的歌吧，我往往也喜歡獨個兒哼哼的，因爲這道理很簡單，唱歌可以輕鬆一下情緒，而實際上我所能唱的，又實在只有「東方紅」這一類歌，正所謂「飢不擇食」，管他革命不革命，反正是現成的歌便揀來哼幾聲。這，一般來說是沒有問題的，那是因爲我自己願意這樣做。可是，在大庭廣衆中，按着人家的手勢：「大海航行——一、二、三唱」這般的去「哼」，那根本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爲我覺得那簡直是在耍猴戲，我自覦我不是這類角兒，所以我不唱不喊。不過人言是可怕的，誠如哥哥警告我說的：「我看你就是活得太那個了！」

唉！眞是太那個了！

十一月十六日

今晚是實行「大寨式」後的第一次評工分。搞得眞够熱鬧。

首先是阿牛這個人，名符其實的，是個牛，整個會場差不就給他鬧翻。

原本，會議一直開得還算「順利」，盡管有幾個本來應得十分的，被評成七八分感到很不滿，不過都不敢怎樣出聲，可是一輪到阿牛可就不行了。輔導員提議，社員們評定，決定給他記八分半，只見衆人的話還沒有停住，他便怒沖沖的一下跳起來：「我八分半？到底評定了沒有？」

人們不敢作聲。

只見他一個箭步跳上了講台，拿握緊的拳頭連連地在胸口上捶了幾下：「我阿牛那一樣不比群叨强？論鋤？論挑？論劃？論打？」

還是沒有一個人敢惹他，老實說，在座的人，半數以上都是同情他的。他阿牛，幹起活來眞是像牛一樣，担子百伍斤上肩，打起禾來，一大把一大把的，沒有一個人趕得上他，就算他慢慢的「磨洋工」，也够得上一般人幹的份量，何况又是那「文質彬彬的群叨——十比八．五，眞是太不公道了。

「是的。」主持評工會議的記工員兼輔導員開腔了，「論勞動效率，你確實是比他高。但是，我們不是一再說明過了嗎？我們的評工標准是以政治第一，勤工第二的。」

輔導員的話還沒有說完，阿牛便猛搖一下桌子，發瘋似地咆叫起來：「好！政治第一，今後由你們這些政治家去唸語錄好了。老實說，明天開始，我睡覺！到分配時，你們一斤，我十六両，少我一錢，哼！」又是「噹」的一下搖桌聲，隨着便旋風似地離開了會塲。

在塲的人，一個個都目瞪口呆。

眞是，這牛王，「背境」是「响噹噹」的佃農出身，力氣又比蠻牛還要大，況且又善於抓幹部的陰私柄子，生產隊誰不讓他，誰不怕他三分！

今晚的評工會議只好就此告終。我也僥倖地得了一個早睡的機會，若非如此，這個評工會眞不知要開到什麼時候。因爲不管提出任何一個人來，大家都一槪不發表意見，到頭來還得由人家輔導員提出個數目字，大家舉一舉手便算通過。只是人家輔導員也不好意思一開始就提出個數目字來的，畢竟需待一段「尊重群衆意見」性的時刻，誠如人家所說的，這是衆人在評工分，不是他一個人在計工分，這是大寨經驗，這是「民主精神」！

十一月十七日

上午送禾担回家的時候，只有我跟芸婷兩個人。我們好久未曾有過倆人單獨在一起的機會了。一時間，我們都不知說什麽好。扁担在我們的肩上發出了吱嘎吱嘎的响聲。我們都不願意先開口，似乎也不知說些什麽好。唉，一年了，我們差不多經常都是這樣，也會有幾次，當我們談得「很順勢」的時候，她便半嬌半嗔地責備我說：「看你這人，動不動面紅耳赤，一見到女人就結吶吶說不出一句話來，若非皇天厚寵你，我看你呀，一生也別想有個女朋友。」

「皇天厚寵我？這話怎講？」

「我不知這。」她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其實，她自己也不見得比我老練大方到了哪裏。「我們總覺得你有一種叫人不得不遷就你的魔力。」

但是，類似這樣的話，實際上只有在彼此談得有點忘形的時候才好意思說出來。像現在這樣的僵局就令人感到很悶。我只好默數着扁担的嘎叫聲。

「青雲娶了一個女人，據說很好。」跟以往一樣，到底她比我「急躁」一些，先開

口打破僵局，「前天剛過門，人家對她的評價都極高，我也看過她，人生得不錯。」

「嗯。」我的眼前忽然閃過了青雲這個人的影像：中等身材，一張微方且秀淨的臉，給人一種敏惠可愛的感覺，他愛說一二句笑話，經常只穿一條短西褲赤膊出門。在他未結婚之前，他家裏只有他跟母親，一個哥哥都失了踪。由於他是一個勤儉多智的人，又曉得很多手藝，每年不但能够掙到比一般人多的工分出來，且還要搞一筆爲數不小的副業收入，爲此，他的家境確實比一般人的好些，誰知這便惹起了人家的妒心，想出種種辦法來阻絕他獲得「額外」收入，但是沒有效，請他修理家俱雜物的人還是絡續不絕，沒辦法，只好另定個跟他分享勞果的法例來，要他每個月向生產隊交十五元「互利」。眞是無奇不有，本來，所謂「互利」者，原義不外是：一個農業人口，不參加生產隊的農業勞動而外出做散工，便要拿出規定數目的錢來向生產隊購買工分，其價格通常是兩倍於工分的分配値。而現在呢，人家分明在生產隊裏做工，所掙的工分還多過於一般人，但是却要交「互利」，這道理，似乎跟五類家庭不准養母猪，而養肉猪又不得超過兩條，養鷄不得超過十隻的政策規例差不多，歸根結蒂就是不給你「太過自在」。

這一「法規」也同時適用於婚姻戀愛方面。就說青雲的這次結婚，爲了不給他佔有

這樣一位俏麗的女人，大隊支部書記曾親自出馬，把這位傻到混賬地步的女孩叫了去：

「他家是地主成份你總應該知道了吧？」

「當然知道。」

「他曾被捉去勞改過你知道不？」

「知道。」

「那麽你都考慮過了？」

「考慮過了。」

「決定跟他結婚？」

「是的。」

「你會後悔的。」

「我這人做事從來不後悔。」

眞想不到，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女孩子，竟會是一個如此練達自負的人。她的出現確實轟動了我們整個大隊。對此人此事贊譽、妒慕都大有人在。當然，談論這件事的人也就更多了。現在，芸婷既然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也不能不再度感嘆一番。

「確實是少見的女人。」我說，「不過却只有他才有福氣消受這種女人。」

長久地，她沒有回應我，我不知道她此刻的內心是怎麼想的，加上我們是一前一後，我看不見她的表態。

十一月十八日

跟以往一樣，我們放工回來，晚飯還沒有吃，上課的哨子又震耳欲聾地轟响起來。一天，二天，天天是這樣，怎麼不叫我們產生「抵觸思想」呢？但是也沒有什麼辦法，暫時我還沒有活得「那個」，我還得跟着人家耍猴戲。我胡亂地喝了一碗粥湯，鎖好門出去了（我哥哥早已出去，他連半碗飯也沒有吃完。開課到如今，整個生產隊只有他最守時，而且始終如一）。

今晚首先是複習前一課「紀念白求恩」。輔導員一連叫了幾個人起來，問他（她）們這一課的主題思想是什麼、我們要學白求恩做哪五種人，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把一半以上的內容背讀出來，眞把個輔導員給氣得……

「你們這是怎麼搞的？半個多月了，一再重復地給你們講這些東西，而你們却左耳聽右耳出，像這樣，下個星期的檢查你們怎麼過關！哼！學老三篇是有工分出的，不是請你們到這裏來打瞌睡的！我看以往各晚的工分干脆一律不記，社會上沒有這樣便宜的

事情。我也負不起責任。」

每每在這種時候，人們都不作聲，任由他發牛脾氣。

「王大娘，妳還補？停下來，今後一律不准在課室裏縫補衣服。聽到沒有？」

沒有人理他。

「現在來複習。『紀念白求恩』這一課的主題思想，是…………。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完全徹底的』，『完全徹底的』。爲什麼不唸响一些，你們沒吃飯？『爲人民服務』……『爲人民服務』。」

下課的時候，輔導員特別佈置說：「凡識字能讀文章的人，回去一定要把這一課的課文背下來，明天我要叫人背頌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是禮拜天，晚上不用上課，我們兄弟二個，再加上程仔，一共三個人，聊天聊到十二點多，不過我們的意見一直無法統一。就以文學應不應該附從於政治這一點來說，我跟程仔的看法是：文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藝術，它應該有一個獨立的生命。給文

學加框框，拿政治教條去桎梏文藝，那必然導致文學藝術的衰亡。」

「但是一篇沒有政治思想的作品是沒有靈魂的，它決不是藝術品。」

「一篇沒有思想的作品沒有靈魂沒有生命，這是無可懷疑的，只是思想與政治却不應該混爲一談。」

「在階級社會裏，人的思想都必然要打上階級烙印，而階級烙印是什麽呢，當然就是政治。」

「假設有一篇文章的主題思想是評擊墮男怪女的偸情行爲的，你看應該給予打上何種的『階級烙印』？」

我哥哥似乎一下子囘答不出我們的問題來，他不開腔。

「以我的看法，」我說，「十幾年來，我們中國的文壇之所以會落漠到這種田地，搞到連巴金、郭沫若也只能寫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來，而茅盾，干脆就說穿了：許多人都只家而不作了，這是什麽道理呢？這顯然是因爲有一條政治的繩索捆縛了作家的雙手——一個從來沒有見過英雄的存在的作家，你叫他怎樣去塑造英雄？如果一個作家，他本人就餓得半死不活，你却要强迫他寫什麽人民生活幸福無邊，這不簡直是開玩

笑？何況政治者其本身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就像歐陽山，在他未「臭」之前，誰不說『三家巷』好，誰不說『苦鬥』好？當時，這兩種書，簡直充塞了各地大大小小的書店，可是今天呢？人『臭了』，作品也變得垃圾一樣的不值錢了，這樣的作品，其生命在哪裏？這樣地評價文章的標準不簡直像走江湖的變戲法嗎？」

「你這是和徹頭徹尾的反動謬論一鼻孔出氣！」

「只曉得拿政治棍棒打人的人是無法令人心服的。」

十一月三十日

天氣突然轉冷，早上起來下地幹活，簡直有一種不禁風寒的感覺。

這天早上我們的工作是種雪豆。

在田角近山的那頭，泉漬漬成，結果，大家都怕寒凍，沒有一個人願意到那塊地去幹。虧得我的哥哥自告奮勇，才總算把問題解決了。

我佩服他，我也只有爲他嘆息：

「共產黨何以連這樣一個人也不放過他，要捉他鬥爭，把他搞得妻離子散？」

十二月二日

公社「學習毛主席著作檢查團」今晚到我們生產隊來檢查。下午，我們根本就沒有出工，如果一定要說出工的話，就是坐在課室裏不停地背唸「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事實上這也的確是出工，反正一樣記工分，不是出工又是什麽？

今晚提早上課，一個個按照輔導員的指示正襟危坐，等待檢查團到來。

大約七點鐘光景，只聽輔導員一聲「起立！向後轉」接着便掌聲如雷：「歡迎首長們親臨指示！」盡管我們早已「演習」過這一套了，可今天表演起來還是參差不齊。「同志們好。」這是首長給我們囘禮。

「萬壽無疆」祝過了，「萬歲」也叫過了。現在由首長點名叫學員唱革命歌曲。不知爲什麽，這些首長總喜歡點一些年輕女學員。據說她們有朝氣，唱得勢必好一些。

歌唱完了，由輔導員推薦一群人集體背頌「紀念白求恩」。這一群人由群叨引帶、指揮。當這一課文背完之後，群叨領着大家有禮貌地鞠了一躬：「各位首長，我們今天就背到這裏，其它二篇我們還沒有背熟。」

唉呀，唉呀，當時我發現好多人在擠眉瞪眼：「這一條蛇足就是畫得出洋相。」是

的，群叨這人做事往往是要出洋相的，譬如今晚，何必又要加一句「其它二篇我們還沒有背熟」？

再而，由首長們提考問題。

「試說說『紀念白求恩』這一課的中心思想是什麽？」王副社長提出問題之後，隨便用手一點，正好點着了我們的生產隊保管員。只見她慌急地站起來：「中，中，中心……我，我……」她羞愧地低垂下頭，「我好像沒有聽輔導員講過。」

「哦？」輔導員不顧一切地站起來，「我沒有講過這篇課文的主題思想？」

「但是王社長問的是中心思想。」

「我的天，中心思想跟主題思想有什麽區別？」

十二月四日

我數次發覺，當哥哥得閒獨坐的時候，往往總是木木若癡，好像在思慮着很遠很遠的或未來或既往的什麽事情。並且，顯而易見，他比剛囘來時更黑也更瘦了。

在平常情況下，他極少跟我說話，當然就更不會跟我談及關於我嫂嫂及侄兒的一些情況。記得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信，我問他是不是嫂嫂來的，他點頭說是。

「彤侄可好麽？」因爲他們給自己的兒子取了個名字叫彤陽。
「好。」這囘答旣短促又機械。
「嫂嫂有沒有談及她工廠目前的情形？」
「沒有。不過她談到她有點不舒服，已整一個禮拜沒有返工了。」
「她有沒有說明是什麽病？」
「她只說不舒服。」
我不再說什麽。
一個本來就不大喜歡說話的人，此後就更加默默寡歡了。

十二月七日

今晚，程仔又來了。是下了課才來的。他是紅三隊的人，我是紅六隊的人，不過上課時間却是全大隊統一的。
關於程仔，他與我自小同學，大家的交情已有七八年之久了。他這人生來有一點天資，只因他一向討厭數學，只一味畸形的往文學方面發展，故只讀到初中畢業便失學了。

他本是一個壯志凌空的人物，也讀過不少文、史方面的書，只是不知爲什麽近二年來他却日見消沉，而且據說他連書也不大愛讀啦。我雖則一再勸勉他，但是依據他的說法：「每當我跟你談討過什麽之後，我就會拚發出一股熱情來，然而這熱情只有三分鐘。」直到紅衞兵運動之後，他才眞正有了一點活氣。不過胆識還是不够，比方說，當時我就曾經激動地向他提議過：「我們是不是也搞塊紅布來出去活躍一下？」他的囘答却是須待再過一些時看看事態的發展。以後我們便不再提起這件事情，可是却經常的約會討論目前形勢。

十二月八日

我隔鄰六娘，跟她的媳婦今天又吵架了。她們的厨房跟我的臥室只隔着一間房，她們成天吵，鬧得我煩死了。

「唉，這家人，個個都是這般小家氣。」七叔也在這裏，他只一味皺着眉不說話。我却很有點按捺不住，「一家人怎麽爲一口飯菜就吵得這樣？」

原來今天是偉叔的兒子做滿月，因爲破了四舊，不准請客，所以只他一家子以及幾

個至親，胡亂買一些便菜，整出一圍檯來團團聚首一番算數。

不過，客雖不敢請，近鄰中逐家送飯菜的規矩還是沒有廢。就因爲人家送了一碗飯菜，做媳婦的放工囘來肚餓，多吃了幾口，結果六娘看不破，吵罵起來了。

七叔接住了我的話頭說：「如果大家生活得好，肚子吃飽了，誰又會稀罕這麽一口飯菜？」

「嗯。」我說：「吵架似乎是她們從五九、六〇年大飢荒時期養就的一種習慣。」是的，在那段時間六娘一家人差不多天天都要吵幾次架。今天是媳婦偷藏了幾條番茨，明天是六娘私下裏多吃了一鉢飯。還有那些淘氣的孩子們，也總鬧着少分了一杓粥或者一箸菜。天哪，永遠是這樣的題目，始終是如此的吵法。她們雖然是一家人，却是幾條心。六娘偏愛老二的童養媳，什麽都護着她（才十四五歲），媳婦辛辛苦苦地幹活，尙且還要餵奶，可是做婆婆的，却連一箸菜也不舍得多分給人家。人家看不過眼，便要出來跟婆婆鬧，偶而見婆婆有一個半個疏忽，便要私藏下一些食物給自己及那個八歲的女兒吃（對這個孫女，六娘並不愛惜）。就是爲了這一個原因，她們乾脆就執行起「分配制度」來，每餐把飯煮好了，任何人也不得擅自拿來吃，須待六娘一個一個地分配。

比方蕃茨，大人幾條，小孩幾條；菜，不分大小，每人一碟（自從有了自留地以後，人們所吃的小菜，一般還可以解決得了）。至於飯——實際上應該說是粥，撈起了蕃茨，只剩下很稀很稀的粥了，誰人也沒有權利自行盛裝，大家都得把碗交給六娘，由她酌情給予多少不等的分配。

以後情況有些好轉了，「分配制度」也隨之取消，可是吵罵的事却照樣發生，不過減少了一些而已。

「事情雖然可以說是環境造成。」我望着七叔，他在不住地搖着頭，「然而，這跟六娘的管教無方，不能以身作則也不無關係。就說我的姐姐，她夫妻兩口子勞動，要養活六個孩子（其中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已頂住了一個全勞動力），生活不能說不苦，但是他們彼此都曉得體諒別人，吃飯時，各人所佔取的，都不過是自己應得的一份（做父母的始終吃得最少），有時碰上有個客人來了，大家都規規矩矩，盡可能吃得少些。這，不都應該歸功於做家長的良好的管教麽？」

「當然。」但，七叔似乎也有點不以爲然：「我活了五十幾了，從來沒有人管教過我，但也從沒過過連蕃茨也要計過了條數再吃的日子，使我也不善於管教子女怎樣做，

我家那幾個仔也經常因分不勻，鬧到拳打腳踢……。」

說完，他走了。他從來沒有這樣不愉快。我心裏感到歉然。倒像是我在教訓他了。其實我是無心的。

十二月十日

由於情緒的關係，我已經好久沒有讀書了。其實，就是想讀也找不出幾本好書來了，到什麽地方去找呢？書店？除掉毛選、毛語錄、雷鋒日記、王杰日記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學毛著「經驗談」之外，任何一本別的書也休想找到。甚至連醫務、自然科學方面的書也都寥寥無幾。文化館？打從文化革命開始以後，早已經關門大吉了。

「唉，文化革命，看來非待革盡中國文化的命是不會罷手的。」

我有什麽法子呢？我要書本，我要知識！可是我什麽也得不到。就是我僅有的一些書，他們也曾經用吊我的飯煲，一連三天不給我開飯，來威脅我，要我燒掉，並且還揚言要一把火燒掉我所有的書。他們是知道我以前是長期訂閱「中國青年」的。連這也要燒！我就是不明白，一個人讀書求知識，竟也要被認作是犯罪，這在什麽樣的法律書上可以找到辯證的條文呢？我就是不明白！

十二月十一日

今天我覺得很無聊，打開日記本，不知寫些什麽好。我隨便翻翻舊的日記，一頁一頁地直翻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九日處，我停下了，木木的直呆了老半天，最後我決定要把它抄下來作爲今天的日記：

『一早起來，奪門而入的寒風令我直打冷顫，我抖嗦着，並且馬上想到，今天一定不開工了。我趕緊掩好門，入到廚房去動手做飯。

『飯煑熟了，撮幾粒鹽頭入去，再攪一攪，盛了來便吃。「吃飽了」，再把衣架上所有的衣服全都取下來穿在身上，然後再取一個網袋將半個月前從文化舘借來的五六部書統統裝進去，提着走出了家門。

『一路上，我似乎並不覺得怎樣的冷。只是到後山坑口的時候，剛一拐彎，迎面一陣風掃來，我連抖了幾下，只差一點，沒有跪跌下去。然而就在這時候，眼淚，却像坍堤似的直瀉而下——我，我，我爲什麽流淚？我，又爲什麽要到這地方來——我不知道，我只覺得我想哭。』

十二月十二日

「江仔，這樣的世界叫我們怎樣生活？」

「大娘。」

我叫了一聲，沒有接話。她是田兒的媽媽，這時眼淚盈眶，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也不曉得用什麽話去安慰她。

「欺人太甚了！我們簡直比畜牲還不如。」

我雖然不知道她所要說的是什麽，不過我還是點了一點頭。

「你想我那灶門狗」，這自然是指她的兒子田文，「對家人，他簡直比老虎還兇，可是出到外面，做人忍辱也總該有個限度哇，親眼看着人家跟自己老婆……」

「大娘，究竟出了什麽事？不要太激動，慢慢講。」

接着，她把大略的情形告訴了我：

昨晚，田文去探他的姐姐回來得很晚（家人都以爲他不回來了），當他推房門時，見裏面頂得牢牢的，連叫兩聲「秀英」，方聽見裏面有點動靜，接着便從門縫裏透出一線光亮。最後，門開了。

「怎麽這晚才回來？」她若無其事地問。

「哦！」

他看到了原來在床邊的桌子傍，正坐着輔導員兼記工員，他是那般的悠然、傲然。

田兄的心在劇烈跳動，他不敢進去。

「怎麽？」輔導員威嚴的掉轉頭來，「有什麽事嗎？如果沒有什麽緊要事，我想請你先出去一下，我有點『政治上』的問題要單獨跟秀英談談。」

田兄什麽也沒有說，乖乖地便退了出來。

他哭着，把事情告訴了他的母親。田大娘像吐苦水那樣，說完了問我：「江仔，你說怎麽辦？」

我無言以對，把她送了回家。

十二月十三日

分谷了。男男女女，挑着籮担奔向了揚晒塲。

當然，緊接着的便是揚晒塲上的人龍愈接愈長。我向來就怕排長龍，其實早去晚去

都一樣，去早了不會分多點，但去遲了有個好處，可以少聽點敎條八股。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從來沒有去排過長龍，我份下的東西，總是到全隊人分盡了，再分配給我，當然，這樣分下來的東西，不用說一定是一些「三流四流」的貨色，有時候分到不够分，「乾脆」就連三四流的也得不到，但是我從不介意這些。爲此，七叔和芸婷還不知責備過我多少次。但是我總是理由十足地回答他們：「其實，我就算去排了，也還是沒有用，我比不上人家力氣大，我擠不過他們，就算我本來擠在頭前，擠來擠去也一樣要被擠到後頭的。何況我們五類人家，生來就是要分剩貨的，不見田兄的弟弟麽，「頭」沒有爭到，反惹人一身拳脚，眞是何苦來？」

他們不再說什麽。以後分東西，只要他們在場，總會盡可能設法給我分一些比較好的，我當然很感激他們。

不過，自從哥哥回來後，我這一套便行不通，他要管我的：「你以爲你好了不起？總要擺架子，看有朝一日不餓死你！」結果，每次分東西，只要他不得閒，總是要吩咐我去排長龍。

今天我又去排長龍了。這是今年的最後一次分谷。淸補的結果，我們兄弟比原方案

多分得了百多斤，據說這就是瞞報的數字，强調要大家絕對保密，否則人家幹部的紗帽就要保不住。其實我却認爲，他們也未免太過裝腔作勢了，試問整個大隊二十幾個生產隊有哪幾個不這樣做的？大家有好處，他們做幹部的更肥些。

十二月十四日

今晚，湘奇在我房裏聊天，很晚了，他還沒有走的意思，而且他的情緒一直都很低沉，談話也總是時斷時續的顯得很沒有勁兒，可是又總賴着不走。老實說，跟這種人我覺得就是談不來。他好像從來不考慮自己的處境與前途，就算偶然會因「被欺過甚」發幾句牢騷，但是牢騷剛發完，他馬上又喜形於色了。他甚至還經常勸誘我：「江仔，我看你似乎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頂眞，眞是何苦來？自古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他們要欺負我們，罵我們地主仔，那由他們去吧，橫豎是他們得勢。」是的，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幾年來他一直秉循着「對酒當歌」的原則，大講其享受第一。但是，像他這樣的人，有什麽資格，有什麽條件去講享受呢？不過是在女人跟前討點便宜罷了。當然，跟女人混也要多少化點錢的，尤其是那些口頭上罵人地主仔的女人，又偏喜

歡跟湘奇這樣的地主仔混在一起，你說到底是爲了什麽？

爲此，他年過五十的父母，曾不知多少次向我哭訴過：「那死仔把我們公婆防老的衣物都偷賣了！」當然，賣油、賣米之類的事，就更是小事了，甚至連他老父謀活的斧頭鋼鑿他都私下裏拿去賣了，跟她們去看戲吃零食。至於他自己上山砍柴賣來的錢，更是名正言順地由他自己支配啦。

另外，他的老母還常常向我訴苦：「我自己家裏的活他從來不幹，可是給『那些女人』幹起活來却賣力而又賣力！」

「嗯。」我當然很同情他們一對老夫婦的遭遇，一生勤工儉用省下幾個錢，剛剛把家庭搞得像樣了一點，一個「解放」，一個土改，又把個家給打得七零八落：抱養子偕同媳婦叛離了他們，女兒遠嫁了，剩下一個八九歲的獨生子，不用說，他們都把他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一向珍愛如寶，十幾年來，一條蕃茨，一碗粥湯也從來不捨得自己吃掉：「眞想不到，餵養到今日，却是如此的不爭氣！」

唉！這就是湘奇，「對酒當歌」的湘奇。

今晚他對着我，我望着他，多少覺得有點心寒。

「江仔。」湘奇瞅着我，欲言又止的，「女人的月信不來，是不是有……」

我感到很奇怪，他沒頭沒腦的，提這東西幹嗎？

「你自己對女性生理深有研究，怎麽反倒來問我。」

「別取笑。」今晚，他總像是心事重重的，一反過去的常態。「你讀得書多，當然比我明白。」

「一般來說是這樣。如果那女人的月信一向正常的話。不過，你提這個幹嗎？」

「沒有什麽。」

既然沒有什麽，我也不便再追問他，其實也不必揭底了。

十二月十五日

還才三點多鐘，哥哥便起來做飯。

我覺得好像有點發燒，沒有起來幫助他。倒是他拿過一包外感散來低柔的勸我吃下，我默默地照辦了。

當他把飯煑熟以後，便輕輕地走到我的床前：「舒服一些了吧？」

「本來就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

「那麽起來吃飯好不好？」

我沒有理他。

「我怕人家閑話，說你偏偏今天就病了。」

「病也由得你擇時間的！」話到喉間，却被他站在床前的尷尬樣子頂住了。我什麽也沒有說，咬一下牙根便跳下床來。這一下，他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他呐呐地說：「如果確實不行，也不要勉强。」

「我好好的，沒有什麽不行。」

到飯吃完時，哨子也响了。

我抓起一條扁担，挑住一捆繩子便出去。

外面在下着濛濛的細雨。沒有星，也沒有月，眼前，黑漆漆的一大片。我凍得直打了幾個哆嗦。但是我把竹帽帶繫繫緊，毅然地走向了蔗塲。

挑起一担捆綁好了的甘蔗，隨着人群，我，出發了。

雨，仍像雪花一樣的飄着。我只覺得腦子脹膨膨的，而且總想嘔吐。

「行不行？」哥哥走在我的後面，不知是第三還是第四次這樣問我道。

「沒有什麽。」我機械地囘道。

「放下來，把你的分一部分給我挑吧。」

「難道像你這樣瘦嶙嶙的倒比我行？」

這時，走在我前面的芸婷經已放下了担子，橫在我的面前：「來，拆一部分到我這裏來。」

現在我倒乖巧的服從了。

當我重新啓步時，担子是減輕了許多，可心緒却更加紊亂了，而且雨水也已把我的衣服打濕了一大半。

我咬着牙緊跟在她的後面。

一步，二步……泥濘的路道，黑暗的前途！

十二月十六日

湘奇的問題今天終於徹底暴露了。

據湘奇告訴我，他跟蘭子發生關係已經有一年之久。依他的說法，她是他所交識的女人中，唯一眞心愛他的人。但是他們彼此都心中有數，是不能結婚的。首先，她的父母都具有極高的階級覺悟，一提到五類人家就疾惡如仇，他們常常咬牙切齒的罵我們，警告其兒女不要跟我們這些壞人接近。看，旣然連接近都不許可，還說什麽結婚？可是那做女兒的，却偏要那麽的不長進，不但跟壞人接近了，還把身體也委付給了人家。

事情搞到這樣的地步，蘭子又是一個十足的空頭少女，先是一味的乾着急，後來便乾脆躲着人一哭再哭，湘奇想找她說幾句話，她根本就不理睬他，而且總是迴避着跟他接觸，搞到人家也一籌莫展。最後，終於瞞不住衆人，把問題暴露了出來。

當事情初初被證實的時候，她的媽媽當堂便氣昏在地，接着便是她的父、兄暴跳如雷地抄一把刀出來，把個湘奇給嚇得魂出竅外，虧他在衆人的協助下躲藏得快，否則早已做了刀下之鬼。

現在據說他已經被轉送到了遠處的親戚家，而她的父兄却照樣抄一把刀在手，處處在尋跡覓影的找他。幾次，我都被他們的刀光嚇得面無人色。

我怕！

從湘奇跟蘭子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另一對男女的暗影。

從前男婚女嫁，要講門當戶對。現在不也有另一套門當戶對的淸規戒律嗎？

十二月十九日

這幾天，我在盡量避免和芸兒接觸，因爲我開始意識到，大凡女子，對於我來說都應該像是一把熠熠鋼刀的幻影。我怕！

十二月二十日

我喜出望外的捏住一張報紙闖回家來，差一點把我哥哥撞倒了：「看樣子，你可以復職了！」事實上，與其說我的狂喜是爲了哥哥有希望復職，倒不如說是因爲他又可能跟我的嫂子侄兒生活在一起了。

是的，報紙上的社論分明就在大罵那些僅只是一小撮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恣意地迫害無辜的革命幹部，任意給人家扣牛鬼蛇神、三反份子的帽子，一個個都趕逐囘家，以達到其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動目的：「何其毒也！」我說了，但是沒有指明這話是對誰說的。

「看來畢竟是毛主席英明一些，他要替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平反了。」

「但是文章却沒有明白指出要讓我們囘復原職。」顯然，他也有點激動了，一張又瘦又黑而且極少出現過笑容的臉，也無可遮隱地顯出了一抹笑意。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何嫂家裏來了一個客人，是她的外甥，一個二十一二歲的紅衛兵，專區師範學校的學生，據說剛剛串遊過大江南北。這對於我們這些鄉下佬來說，自然是值得贊慕的人物。大家都爭着圍擁到何嫂的家裏來，七咀八舌地探問着各地的新聞。

「你到過北京沒有？」這是那些頑皮的孩子們在追問着。

「當然到過。」大人呵叱着他們，「別吵，聽人家講下去！」

原來客人正講到各大城市擠滿着來自五湖四海的紅衛兵，他們往往爲一點點小事情

動武打架，特別是大家的地方主義思想十分嚴重，比方廣東人往往排擠福建人，而湖南佬又偏愛找廣東人的麻煩，往往動手打廣東籍的紅衞兵。至於在廣州，這種地方主義的範圍就更狹隘了。依他的說法，在全省一百多個縣區中，我們專區的紅衞兵可算是最團結的了。並舉例說：某日，兩個白話佬欺負我們縣裏的小孩子，被我們的人發覺了，只幾個電話，我們的人卽種迅地出現在肇事地點，幾十個人，只幾下拳脚便把那兩個傢伙打得半死不活。

隨後，他又給我們講述了一些關於初期紅衞兵破四舊的見聞。譬如有人路見一個穿皮鞋的，馬上勒令他將鞋脫下來，說穿皮鞋是資產階級享樂主義思想，根本要不得。當然，也有一些人却因單車頭上沒有掛語錄牌，結果被當成抵制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人物，單車被沒收了。

至若某人靠拿串聯費發了財，某人又怎樣以轉賣「宣傳紙」撈到一大把等等的事情簡直聞不勝聞，記不勝記。想想看，人家在外面串遊了五六個月，走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像這樣的新聞，還怕不够他講說三天四夜！

十二月二十五日

哥哥收到一封嫂嫂寄來的信。

他讀着讀着竟狂喜地跳起來：「單位决定叫我復職啦。」

「啊！」

「復職通知要過幾天才能寄到。」

「我們可以先行作好準備。」我很瞭解，哥哥是恨不得今晚就飛回嫂嫂身邊去的。晚課後，我們談了很久時間，七叔也在場，我相信，他當時的振奮心情，恐怕不稍遜於我們兄弟。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人們都在談論着我哥哥復職的事。

「如此老實謙謹的人，本來就不該有這種遭遇的。」

「還不是那般當權派牛鬼蛇神搞的鬼！」

「虧得毛主席英明。」

隨即，人們對我哥哥的看法也不同了。一些叫慣牛鬼蛇神的野孩子也改口叫阿湖哥阿湖叔了。

特別是七叔，他更是大肆宣揚起來：「看，湖仔又要做幹部了。我不是老早就說過了麼：一個人的眼光不要太短淺，所謂世事如雲，誰知道日後怎麼樣？多交一個朋友，總比多結一個寃家好。前些日子，一些人竟硬斷地主富農出身的人自此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他們就是不明白，現在的幹部，特別是較高級的幹部中，又有幾個是出身貧顧農的？

眞的，人們都好像不那麼鄙薄我們了。

我覺得好笑。

十二月二十九日

哥哥在忙着辦理遷移戶口、糧食一類的復職手續。

根據他的說法，經過此番「洗禮」之後，他可以比較安心的工作了，類似這次的情況，一般將不至再發生了。

不過我却認爲，這不過是毛帥想暫時收買一下他們這些人的心，以集中火力去對付那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待到打勝了這一仗，他們便要囘轉槍頭來對付像我哥哥這樣的所謂幹部。

只是我覺得我不應當掃他的興，所以我未有直截地說出來。只附和着他說了句：「一般來說應該是這樣。」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元旦。

哥哥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了。不知爲什麽，盡管我們的政治觀點和人生態度是那樣的迥然不同，也會爲着一些不大相干的事情爭吵過，有時候我甚至於感覺到，他的存在對於我簡直是一種掣碍。可是到今天眞的要分離了，又實在有點依依不捨。

「形勢在急劇地變化，早上預料還不及的東西，到晚上往往會成爲現實存在於你的眼前。不知爲什麽，現在我似乎有這樣的一種預感：從此，我們將會有一段很長時間的別離。期間，我們都將經受一些嚴峻的考驗。」我坐在灶坎上燒火，哥哥拿一柄鍋鏟在

炒菜，我們似乎都有點激動，我繼續說下去，「不過我對前途一直都抱樂觀態度。」

「也許是這樣。」

吃飯了。平常我們是從不飲酒的。但是因爲我覺得今天的日子很特別，所以建議買下半斤米酒，另外買了一些猪肉、豆腐，加上宰掉一只自養的鵪鷄，蒸了半籠糯米飯，給這個新年增添了不少活氣——老實說，這樣子的飯餐已好些時日不會有過了。

飯間，我們本來一直都很快意，只爲我偶然的一句感喟，使我們的情緒頓然低落許多。我說：「只是明年今日，我們不知又將如何過。」

「…………」

晚上，程仔來了，七叔也來了，還有一些平素比較喜歡跟我們親近的人大都來了，他們把個小小的房間擠得滿滿的。

我們從家事談到國事，又談到幹部問題。

其中瑞哥的看法是：「現在的幹部簡直沒有什麽做頭。」他曾經做過我們的副大隊長，被免職後又做過我們生產隊的副隊長，文化革命一開始，他便辭掉不幹，「竟日提心吊胆的過日子，有捱鬥的份却沒有享受的權。」

「我不能夠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七叔對他侄兒的說法提出反駁，「你一生只當過小幹部，所以你沒有享過大福，不過小福總是享過的。」

隨後他舉了一個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六零年那段時間由於飢荒，鄉間大興盜竊風，眞的，連菜園裏的小菜也無法保得住，每天早上起來，四處哄駡，這邊說「那死滅死絕的，我一個冬瓜才不夠碗口大，也捨得偷了去。」那邊又駡開來：「偷我的白菜去吃了的連家死絕！」結果，在大家的用心之下，終於捉到了一批這樣的小偷，大隊爲着「以警後來」，把這一些人分期分批捉去遊街示衆。不想其中有一個傢伙很可惡，當遊街時，人家要他高喊承認錯誤保證悔改的話給大家聽，他却偏偏謅了如此一段話出來：「大幹部吃魚吃肉；小幹部吃米吃谷；我做社員的，偷了冬瓜來煲粥，錯錯錯！」

搞到幹部也對他沒奈何，只好趕速收場。

事後，這一活劇，竟成了我們鄉鄰們的佳話。

「事實上是這樣，」七叔總結似的說，「你們做幹部的，那一個不撈油水？所差的就是多少與大小的問題。」

「不過比起各個運動被鬥爭的情形來，做幹部的，終究是得不償失。」正因爲瑞哥

對當幹部有着一個這樣的認識，所以才會堅辭不幹他的生產隊長。

由這個「當幹部的得失問題」，我哥哥也給大家講了一個實例，他說：「有一個機關的黨委會，從黨中央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口號以後幾個月內換了三任書記。個個都是以牛鬼蛇神、反動派名義被炮打告終的。最後搞到沒有人敢出來做書記，他們都認爲，這樣的書記，有捱鬥的份，却沒有行使職令的權，實在沒有什麽做頭，然而大家不放過他們，立刻貼出一張大字報來，勒令他們，打大字報貼出之時起，廿四小時內，若不從委員會中推舉出一個書記來，大家便要採取革命行動。」

七叔耐不住了，搶住話頭說：「眞想不到有這樣一日，官也要民勒令他當的！」

一月二日

農村文化革命也已經逐漸展開了。

本來，在文化革命的初期，黨中央是說過工廠農村暫時不搞文化革命的，因爲它們是生產單位，其主要任務是生產，所以中央對它們的要求只是，迅速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並且學用結合，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至於其中存在的某些比較嚴重的

問題，在四清運動中一並解決，亦即是文化革命，可以附加在四清運動中一齊進行。在此期間，還特强調地向那些革命小將們指出，要他們不要到工廠農村去干預人家的革命，因爲他們是學生，不瞭解人家內部的一些情况，更何况工人農民者，其本來就是革命的主人，當然有能力把自身的革命搞好。

可是事到今日，中央的指示精神又不同了，他們要求學生們要到工廠農村去，好好地跟勞動人民結合。對於農村，亦要迅速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尚未進行四清運動的地區，便可以納入文化革命中去一起搞了。這一來，文化革命與四清運動的主次關係，顯然是調位而擺啦。不過就一般人的看法，都認爲文化革命在工廠農村的推行，這是一早就可以預料得到的。一方面，這是大勢所趨，像如此一個轟烈的運動，怎能始終規範在城市而不波及到農村？中央不是已經明確地指出：紅衞兵只不過是一種革命的學生組織嗎，然而，用不了多少時間，工商業的紅衞兵出現了。這是爲什麽？據說是因爲那些小將們實在太放肆了，他們隨便闖進工廠與商場去，高興貼什麽大字報就貼什麽大字報，而且非要人照辦不可，比如見到一架蘇聯或西方國家出產的機器就勒令廢除；至如香皂因有一個「香」字、單車因牌號上有「鳳凰」兩字、雪花膏是資產階級享

樂品等等，都因此而被勒令禁賣。像這樣，不問理由，不管效果，只要鍾意就來一個勒令，怎叫人家不反感不頭痛？只為毛主席一再在天安門城樓上給小將們打氣，並授予紅衛兵們最高無上的權力，至令非紅衛兵者無能以抗拒他們。結果，工商業的紅衛兵不旨而生了。這，不同樣也可以說是大勢所趨麽？

另一方面，從「炮打司令部」的原則問題上講，「司令部」者，上至中央，下至基層，大大小小的司令部多得很，而且或多或少的都總有一些瓜葛，因為小司令部隸屬於大司令部，下一級司令部的人，一般都應該是上一級司令部的親信，這一來，你若只顧住炮打高級司令部，留上他們在基層的代理人，實際上不是等於沒有炮打？

所以說，農村今天也要建立紅衛兵組織，搞文化大革命，這實際上已是意料中的事。

一月三日

大隊分片召開了一個貧下中農大會，討論成立文革委員會以及組織紅衛兵戰團的問題。我們這一個片，由韓金泉主持。論起金泉這人，他本是我的同學，曾經有過一段交情，只為我們的階級地位不同，他要上進，不能夠跟我這種人合汚共流，他現在已經有

了許多新的朋友，他經常跟韓大隊長，何支部書記以及大隊的其它一些幹部如會計、治保主任一類的人出出進進，爲此，許多人都總是把他當作幹部身份的人看待，有時候婆媳間吵了，也喜歡叫他來作個調解，他自己當然也樂意「效勞」。

今天下午他所主持的會議自然是沒有我這種人的份。不過會後芸兒告訴了我：阿牛跟金泉及我們的輔導員激烈的吵了一場架。原因是輔導員向金泉提出要取消阿牛女人的與會資格，這大大地激怒了阿牛：「你們憑什麽？」

金泉趕緊向他解析說：「有人提出你女人的娘家關係不好。」

「娘家關她什麽事？」

「因爲她一直不跟娘家斷絕往來。」

「我管不了這許多，我先要問你們：這個會到底容不容許我參加。」

「當然容許。」

「那麽對於她，到底是被當作地主的女兒看待，還是當作我的老婆？」

「她是你的老婆，但是也是地主的女兒，而且到今天還跟娘家保持聯系。」

「這都是事實，並且她因此而被當作地主婆看待了。至於我個人，也就成了地主婆

的老公，對麽？」

「……」主持會議的人及那站立一旁的輔導員一時都啞然無對。

「告訴你們，不准她參加就等於不准我參加，不准我參加就先得把我打成地主或反革命成份，否則，辦不到！」

結果，他本來不准備參加會議的老婆，倒偏偏走去坐了一下午，搞到我們的輔導員他們，灰溜溜的很不是滋味。

當芸兒向我講述完之後，我覺得很有點不好受，我長久地望着她，但是不發一語。

「地主婆的老公——地主仔的……」看着她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戰。

一月五日

紅衛兵組織建立起來了，它的全稱是：紅衛兵韓家村戰團。由金泉做了總負責人。團員有三十幾個，都是些青年男女，據說很快他們就要發展第二批團員。

於建立紅衛兵組織的同時，大隊革命委員會也產生了，主任由我村小學教員韓惠人老師担任。他是我哥哥舊日最要好的同學。為人本是默言寡行，愛揣一本書在袋里，行讀坐讀。不過對社會上的事情他却不大愛管，以他的說法：叫萬歲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不過先要給我吃飽了。是的，他是很講究「現實」的，他有一個五口之家，三個孩子都因缺乏營養和教導，個個羸弱而又頑皮。他的担子實在太重了，當我哥哥還在家的時候，他到我家里來過幾次，每每談到他的家庭生活，他總是一味的搖頭：「我眞不知怎樣打發他們才好。」

我記得，好像是三年前，他曾經爲某個問題跟他女人吵過架，並打了她二記耳光，當晚他便懸樑室內，若非他女人發現得早，今天……

不過他這人很厚道，大家對他的印象都很好，據說這次就是大家力推要他出來當文革主任的。只是我覺得奇怪：像他這樣一個從不關心政治的人，今天却會毅然出面來充如此的一個毫無「現實意義」的主任，簡直使人解不通。

只是根據芸兒的說法，認爲他這次若不出來插一手，文革的大權很可能又叫金泉他們一伙人操了，而金泉又是他一向最討厭的人，他根本就看不慣人家那付作威作福的樣子，所以他才决定要出來横插一手。

「如果不是他竭力頂住，我這次恐怕也加入不了紅衞兵。」芸兒在對我述說着，「他們搗我的鬼，說我跟你……」她止口不再說下去。

一月七日

我到姐姐家里去住了一晚。今天中午時分囘來。

老遠，我便看見屋外大門坪上擠滿了人。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當我走到人堆時，見許多掛了臂章的人分散在那里，另外有許多湊熱鬧的孩子，他們圍住一堆人，好奇地瞪視着人家，或在竊竊私語。到我一眼望向那些被圍的人們時，才發現原來他們全是五類份子及其家屬。我立卽緊張起來，不知這是搞的些什麽名堂。

就在這時候，一個我不認識的戴袖章的小學生一把擋住我的去路：「不准囘家，在這里等着。」

那樣子似乎是對待一個犯人，我氣煞了，我駁問道：「爲什麽？」我一邊說，一邊就要往前走。

「站住！」這時候，我經已被紅衞兵們圍住了（都是小學生）。「叫你不要走你怎麽不聽！」

「你們有什麽權力不准我囘家！」

「戰團的命令，不准囘家就是不准囘家。」

我的周圍早已擠滿了人，我熱刺刺的一臉通紅。眞想不到，竟被毛孩子們捉弄了，我一面掙扎着往外擠，一面大聲說：「叫你們的負責人來！」

「你先站住。」一陣子，金泉出來了，他好像根本就不認識我這個人一樣，傲然地站在我的面前。

「這到底算是幹什麽？」沒有稱呼他，我質問道。

「他們叫你等一陣你就等一陣嘛。」

「我要囘去吃飯。而且我覺得他們沒有具備這樣發付我的權力。」

「他們是紅衞兵。」

「法律上沒有紅衞兵可以隨便拘執人家的條文。」

這時候，七叔的女人出來說話了：「江仔，他們既然要你在外面等一下你就等一下吧。」

「是呀，大家都是這樣，你一個人又何必如此過硬？」

大家都在七咀八舌地勸說着我，當然他們都是出於一片好心。而且，現在我已經明白，原來他們是打算要搜查我們這些人的房間。這馬上使我想起我的日記本，我立時軟

了許多。不過我覺得更有必要在他們動手前先入一下房間。因此我提出說：「但是我的肚子很餓。」

「那麽你先回去弄飯吃吧。」這是金泉，他冷沉地說完後，瞪一眼那個較年長的長毛紅衞兵，走了。

人們閃開一條路，我即刻往家走去。而那長毛紅衞兵一直跟在我的後頭。

現在我在廚房里煑飯，「長毛」坐在我的房間里（我的廚房與臥室是連通的），見孩子們都出去了，他馬上走到我的身邊來：「你有什麽貴重的東西沒有？若有，趕緊藏偏點，他們要來搜的。」

我正欲啓齒，一轉念：「他可靠嗎？」我怕中計，我想：與其冒中計的險，不如乾脆不理會，反正我多的是書和筆記，未必他們就一定會注意到我的日記本，所以我便坦然地回答他道：「我一無所有。」

「衣服也要抄的。你最好多穿幾件在身上。」

「我除掉身上的，只有兩套破衣服。他們要抄就由他抄去吧。」

因爲他到底是孩子家，在下意識的磨磨蹭蹭中，我終於瞞着他把現在記寫着的日記

本從抽屜里弄出來埋到灶灰底下去了。只可惜那另一本業經寫完的被鎖在皮箱裏，無法把它弄出來藏好。

搜查開始了。派到我房里來的盡是些讀過書的比較老練的人。其中我們的輔導員也在內，還有芸兒，我發現她的臉色一直蒼白如紙。

當這些人一窩蜂擁入我的室內時，我也跟着進去。

「你留在外面不要進來。」金泉的弟弟擋住我，盛氣凌人的說。

「爲什麽？」

「叫你不要進來就不要進來，你鬧什麽。」

當我們正在爭執着的時候惠人忽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說應該放我進去，否則以後鬧起物件失落的事情來就有點麻煩。並且還特別囑咐他們說：「不屬於四舊範圍的東西不許亂動。」最後還把金泉的弟弟及另外兩個人叫走了：「請你們分別到那幾家去監督一下。」

接着他們便分散開來，翻箱且又倒櫃。

這時候我才發現，芸兒已不知在什麽時候離開了。

他們在翻搜，我坐在一旁橫盯着眼睛。

事實上，像我這樣的人家，有什麼好翻？一進房便一目瞭然：一張破舊的床，上面掛一頂被烟勳得漆黑的蚊帳，床上零零散散地躺着十來本書。床左側有一個我自己做的木箱，上面疊放一只褐色的舊皮箱，里面的都盡是一些書籍。皮箱上面掛着幾件破舊衣服。另在床右的窗戶下，一張寫字枱，台面上台櫃中也不外堆一些書、紙而已，除此以外我什麼也沒有了——當然，厨房中還有一些鍋、碗、瓢、盆；我哥哥睡過的房子內有幾塊柴和百幾斤吃到明年夏收的谷。

「你怎麼到處都淨是書！」有一個人似乎翻得有點不耐煩了。可是另一個傢伙却警告他要好好翻翻，看看有沒有黃色反動的書籍，特別要注意一下我的筆記。」

這話就像是針一樣的刺在我的心上，我一直在担心着我那本日記本。

「『紅樓夢』算不算是黃色書籍？」

「當然是。」對人提出警告的那傢伙不屑地說，「另外，凡是蘇修出版的書籍都收起來。」

結果，我的書被成堆的抛進他們籮中，其中包括有「丁玲選集」、「子夜」、「吶

喊」等。這些書，有不少他們根本就沒有認清是什麼書名，只爲沒有了書皮，且是黃舊愈常，大概是他們根據推理認爲這東西一定是古的、黃色的，可不是，書頁分明就變黃了。

不過這時候我實在沒有更多的心緒去考慮這些啦，我所掛念的只有那本日記本，我希望他們偶然放過了它。

誰知，它終於被發現了，當人家將它翻過一部分之後，便被丟入了籮中……還有那匣式收音機……

抄過了。他們抬着滿滿的一籮書、紙到門坪處去集合，我跟在後頭。

那里早已擠滿了人，原來別幾家的大都搜完了，就是我的「財產」最多最難查。

當我到門前坪上時，見到芸兒也正站在人堆中看着人家在一件一件的檢示着、登記着，到她一發現我時，馬上便低下頭，並且一步步地退了出去。這時我才注意到，她的紅袖章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拆掉了。

我的臉在發熱，我的心在劇跳。

我站在我的「財產」傍邊看着他們登記。

輪到收音機時，惠人馬上提出說：「這不是『四舊』，應該歸還人家。」

金泉的弟弟悻悻然而又無可奈何地把收音機連耳機交到我手中，我接住了。

正在這時候，田兄的八十多歲被人家咒爲老不死的婆婆，哭喊着撐一條拐杖一步一移地走了過來。她走到她家的物堆旁，一邊哭，一邊指住那紅紅綠綠的壽衣、頭飾：「行行好吧，你們拿去，我死後要打光身的。」說着，她笨拙地跪下去。

一月九日

大家都沒有上工，全集中到學校操場去看熱鬧。

我們的「階級同胞」，就要在那里領取各人不屬「四舊」範圍，可是被抄了去的家物。我沒有什麽可領，然而照樣要去，這是命令。

在那里，金泉給我們作了訓話。他首先肯定了他們的行爲，說那是他們組織建立起之後替毛主席所做的第一件好事。這是一個十足的革命行動。他並且還特別强調說：「你們一定要注意，我們這是除四舊，絕對不能說是抄家，聽到沒有？」他似乎一定要得到我們贊同的回答才肯罷休，見我們不出聲，他復再狠狠地重複一遍：「聽到沒有？」

「聽到。」

「好，現在開始領取各人的東西。」

領取過程中，大部分人都叫着自己的東西沒有領齊　。有的說缺衣服，有的說缺箱匣，湘奇的老父便申述缺一把木匠斧。更值得注意的便是那被槍斃了的保長寡婦，她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站在金泉他們的身邊：「我今年四十九歲了，無兒無女，辛辛苦苦賣柴積下一百塊錢，用布條包了藏在牆縫中……」

「他媽的別囉囉嗦嗦！」金泉惱怒的瞪着她。

「開開恩！我老了……」

「你這傢伙眞狡猾。當時一再問你有沒有藏下錢，你始終咬定沒有，現在又要來誣賴我們，眞豈有此理。」

「我當時哪里想到你們會找到牆縫中去，開開恩吧！」

「你如果再這樣胡鬧，我就要不客氣！」

她哭着，她頓着脚！

一月十日

我在等待着事情的爆發，我已預料到那一本日記必然會給我引出一個大麻煩來。

不過我每晚照樣要鬥起鬥來把日記寫下去。我覺得，寧可置身火海，也不能夠不把這大時代里的見聞記錄下來。不過每把日記寫好之後，我就得把本子馬上藏埋好，以免再出亂子。

一月十一日

這是抄家以後——不，除四舊以後——的第四天了。

金泉的弟弟前來把我叫到學校——即紅衞兵總部。他哥哥已等在那里。

他一見我，劈面就問：「怎麽，還做日記沒有？」

「好幾個月不做了。」我竭力鎮定自己，並且面對着他坐下來。

「你的文章寫得似乎還不錯。」

「我並沒有寫過什麽文章。」

他冷笑一聲：「我看你可以稱爲一個日記大家了。」

「日記麽？那不過是我閒着沒事幹，將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胡亂記錄一下而已。」

「所奇的是你盡見些飢餓、怠工、反黨的怪人，盡聽些病鬼、暮鴉、狂犬的啼呻！」

我深深地倒抽一口氣：「不過我想重申一句，在記錄日記的時候，我始終是忠實於我的耳目的。」

「我希望你冷靜地檢討一下自己的行爲。」他這時顯得格外嚴肅，「我們都是青年人，作爲同學多年的我，並不希望你就此毀滅。唯愿你多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

「我相信我還沒有做出什麽叛國的事來。」

「可是你在做反動日記。」

「我在憑良心說話。」

「還是到明天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吧。」

走出了學校的大門，覺得許多人的眼睛都在瞪着我。我加快了脚步。快到家時，遠見芸兒正在朝我這個方向走來，可是轉瞬間就不見了。我馬上記起來，從被抄家到如

今，我們一直未曾有過正面的接觸，這顯然是她在下意識廻避我。

寫到這里，我的眼睛漸漸模糊了……

一月十二日

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日子之一。

這一日的日記是三天以後才補寫的。

——剛剛吃過午飯，學校的操場上鑼鼓喧天。那些戴袖章的小學生們四處竄跳：「社員們，到學校開會啦。」

隨後，金泉的弟弟來了，他惡狠狠地喝令我說：「到學校開會去！」

我雖然跟着他走了，但是我當時並沒有垂頭喪氣。

到學校時，在一個牆角邊，早已站滿了我們的「階級兄弟」。其中青雲夫婦也在那里。他們各人的胸前都掛着一塊木牌，一個寫着：「不法地主崽．狗名：韓青雲」。另一個則寫：「地主崽的老婆．狗名：何秀娟」。看着他們一對年青夫妻凜然地站在那里，給我平添了許多勇氣。我知道，他們的結合是被好多人眼熱的，人家往往會無端想

出些事兒來折磨他們。

我眞是不明白，一個人，僅僅因爲被地主的老婆生出來，便會成爲一種非人的人，他們犯了什麽罪？

這時候，鑼鼓停息了，操場上經已坐滿了人。

我被叫到台子旁邊。

隨後便由金泉宣佈會議開始，並說：「這是一個鬥爭大會，鬥爭牛鬼蛇神韓江鴻。」

這一下，會場卽刻騷動起來，好多人都顯露出了訝異的情態，顯然，這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了。

我被推到台子中心。

金泉從桌子里取出了我的日記本。

「這東西是不是你的？」

「是我的。」

「裏面是什麽東西？」

「日記。」

「好吧，社員們。他已經承認了，這是他的日記本。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寫的是些什麽吧。」

「……國事蜩螗，朝政日非，作爲中華民族的血性男兒，你將何適何從？

「……黎明前的黑暗，垂死時的掙扎！

「那些站立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塊頭們，一個個全都緊握着一本血紅的語錄本……以往從彭眞到廖沫沙，從祖師爺到徒子徒孫，哪一個不高呼毛主席萬歲……只可惜，現在手捧書本的人，未必都心向黨！

「看今日文壇，謗言滿目，鬼焰神張。諂佞者官高祿厚，耿直人桎梏冷宮，嗟乎文壇——鬼窟！

「這個社會，她爲什麽不給我讀書，爲什麽不給我出路？

「同眠各餐的夫妻，除了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翻遍歷史，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實例來——本是恩愛的夫妻，只爲無法解決三兩米的紛爭，搞到分爐分灶，正所謂：枕席恩愛伴，莫覬餔相與！怪哉奇聞！

「——我決定要做一部長篇小說出來，通過錯綜複雜的愛情糾葛，以反映出毛澤東時代的知識青年們到底想些什麽，過的是什麽生活！」

「這傢伙反動透頂！」

「打倒反黨份子！」

「不把這牛鬼蛇神鬥跨鬥臭誓不罷休！」

台上有人帶頭高呼起口號來。台下馬上應和着。不過從聲音里，我可以辨別出，叫喊的都是些孩子們。

「這些文句是不是你寫的？」

「不錯。」

「簽字！」

我囘身來，惠人坐在一張桌子後面，桌上擺着一本記錄簿。這時惠人把簿子向我面前一推，威厲地說：「看看上面的內容再簽字。」

我看了，無非是摘錄的我日記上的文詞，我一揮筆，寫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囘轉身來面向台下。

「老實講，你的『垂死時的掙扎』到底是什麽意思？」

「我是說敵人快完了，但是還不甘心自動放下武器。」

「你的敵人到底是指誰？」

「那些反歷史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你承認不承認你是牛鬼蛇神。」

「你們有權利作自己的判定！」

「不許敵人狡辯……」

「打倒牛鬼蛇神……」

「不准他站着！跪下去！」

我屹然不動。

「拍！」我的頭上被誰用拳頭擊了一下。

「跪下去！」

我還是屹然不動。

「跪！」有人卡住我的頸頚，並用脚尖踢我的腿。

台下起了騷動：「要文鬥不要武鬥！」

「說理鬥爭，不准打人！」

惠人也在我背後喊起來：「我們接受群衆監督，不准動武。」

到日將落山時分，惠人宣佈大會結束。立即有一個人拿了一頂跟我差不多高的紙帽出來，它成一個牛角形，上面還畫有許多蛇。他們幫我戴上，再交了一付大口徑的鑼給我：「去遊村，打一下銅鑼叫一聲：我是牛鬼蛇神，狗名韓江鴻。」

我照辦了，就在台上：「——噹……我是牛鬼蛇神，狗名韓江鴻……哈哈哈！」

「他媽的你笑什麽？」

「講，講清楚了再遊行！」

「因爲我覺得好笑。」

「太嚣張了！」

遊村開始。我的背後跟着一大串孩子，大人就只有金泉的弟弟及另外一個人。

我敲着鑼，我呼叫着，同時我也冷笑着。

戲做完了。我回到家里。

一月十三日

惠人派個紅衛兵把我叫到學校去。

他跟三個高年級的小學生正在談論着什麽，一見到我，馬上沉下臉來：「坐下！」見我坐下了，他接着說：「你現在有沒有意識到你的問題的嚴重性？」聲調是嚴肅的、威厲的，以前在我家里跟哥哥談話的那一種柔悠的、莫可奈何的神情，一點也不存在了。

我木木地望着他，沒有說什麽。

「你既然寫了反動日記，又不好好承受批判。你是否有意要堅持這種反動立場？」沒有等我開口，他便轉而向那幾個學生：「你們可以走了，待我審他一些問題出來。」

到他們走後，他即刻站起來：「我們到內室去談談吧。」

這時，他的聲腔即時改變了，他首先苦笑一下：「這是從何說起，我簡直沒有想到你會成爲人家紅衛兵組織的奠祭品，因爲一般人對你的印象都很不錯。可是事情發展到

現在這樣的程度，我也只有乾瞪眼。你知道，金泉這伙人是厲害的，當他佈置他們的人准備搜查行動時，連我也被遣在局外，到我揷手的時候，已經遲了。

「現在，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先委曲一下自己，他們要你承認什麽，你乾脆就承認什麽，否則他們決不會罷休，要一天一天的鬥下去的，甚而至於會請出公社的人前來揷手，那時候把問題擴大化了，對你來說是極端不利的。

「另外，你的態度，雖爲一般人所嘉佩，但是對於那些務求倒你台的人，却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在他們這些人中，你們生產隊的那位輔導員，也可以算是一員主將，別以爲他不大露面，此正所謂家鬼難防，他是最熟悉你的情況的一個人。」

下午，我又被拉去鬥爭了。可是會塲上却顯得疏疏落落的。特別是我們生產隊的人，除了三個平素對我有點醋意的人及一部分小孩子，竟然沒有一個人參加。可是意外地，我却發現了程仔。從惠人的口里我經已知道，因爲我的日記上一再提到程仔，虧得他有一塊赤農招牌，否則也要遭秧的。今天，我估計他極有可能是因爲「事有株連」而被半强半拉出來「開眼界」的。

鬥爭照舊進行。他們一樣高呼口號。我呢，雖然盡可能保持着使我的人格不受過多

的侵害，但是到底比昨日乖巧了許多。因爲我確實也不希望將問題「擴大化」。最後，我的頭髮被剃成十字形，鬥爭會也就到此結束。根據金泉的說法，他們是勝利了。

當我帶着一顆花頭回家時，孩子們都在開我的玩笑，他們在一邊拍着掌一邊叫着：「牛鬼蛇神十字頭，黑幫份子壞傢伙。」其中較頑皮的，還拿石子來擲我。

我一回到家里，那些好奇的孩子們卽圍攏過來，爭着要看我的花頭。但是我的房里太黑，我只好走出外面來，俯下身把頭對着他們：「看吧，認眞地看，看够以後你們再走。」不想孩子們愈聚愈多，本欲讓他們看飽了早點散去，好讓我去做飯吃，可是他們却是貪婪無厭的。

也許我的頭太好看了。

好不容易才遣散了他們。待我剛剛做了飯吃掉，輔導員便來了。他先問我吃過飯沒有。然後開始半安慰半教訓起我來。他說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一直在寫這樣的東西，如果知道了，他早就會規勸我的。

他接着說：「今後不要寫了，只要你從此能够正視到自己的錯誤，群衆還是能够原

諒你的。你就把這次的事情當作沒有發生好啦，不要斤斤記掛在心上。我知道你的自尊心是很强的，正因爲此，我才特地接受大家的建議，前來給你作一些安慰。」

「謝謝大家的好意，事實上我是很開朗的。我覺得這一次的事件對於我來說，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教訓，我從此之後會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的嚴重性了。」

「很好，要眞這樣，才正合了所謂吃小虧得大利呢！」

他笑了，我也陪着他笑起來。

他走後，七叔又來了。他首先拍桌駡了一大陣豈有此理。然後才細細安慰起我來。他要我看開一點，既然不幸生在這樣的世界裏，你有什麽法子呢？看人家省委書記、中央要員，不一樣也要戴紙帽遊街麽？有的甚至還因此而被打死了。所以一個人只要看開一點，便就什麽都化了。何况那些作惡的人，終有一日會得到報應的。說到這裏，他還特地舉了一個例子，說某單位有一個總愛爲虎作倀，以玩人爲樂的人，上午還威風凛凛地卡着腰在台上鬥爭人家，下午鑼鼓聲一响，他以爲又要鬥爭什麽人了，趕緊三步二脚跑到會場去，當他正待打聽今天下午鬥爭什麽人時，一頂高帽子扣過來：「走！」一聲喝令，嚇得他面無人色。所以七叔便對我歸結說：「天理是不會沒有的，你記住吧，江

仔！」

一月十四日

我帶着這顆花頭，走遍了整個生產隊的各個角落。我不知道這是爲什麽，但是我喜歡這樣做。

當我走到七叔的家裏時，他女人正在拌猪料，她一見我便數落開來：「唉，你呀，眞想不到你的思想竟是這樣差。成日見到你捧着書，然而却越讀越壞。」

芸兒的母親見到我也只是一個勁地搖頭，並且「唉唉」地嘆息着。

至於那些平日裏喜歡圍着我打轉的姑娘們，包括芸兒在內，全都好像在有意地避忌着我。只有一個往常並不爲我所十分注意的芳蘭，倒表現得格外殷勤和體貼。這令我覺得無限的感慨。

這就是女人！

這就是人生！

一月十五日

別的女人我不怪她，甚至還巴不得因此而減少許多周旋的麻煩。可是芸兒，她應該這樣對我嗎？她迴避着我，根本不來安慰我一聲，偶然碰了面，也總是一付冷冰的模樣，並且不願意叫我一聲。好吧，姑且看她怎樣始終的，若要我遷就她，辦不到！

像她這樣，我寧可一刀兩斷。

一月十七日

學校外牆上的「紅衛兵戰地」中，昨天貼出了一張指責韓金泉的大字報。它指出，金泉非但沒有資格做紅衛兵的頭頭，根本連紅衛兵也不配當。理由是，他曾經賣給惡霸份子韓「壹元」做兒子，並且在人家家裏住了五年，甚至解放後好久，他還以媽媽照稱人家的老婆，這樣的人，起碼有五成的骨架是不「純正」的。

即刻，在惠人他們革委會主持的「文革專欄」上，貼出來一張响應的大字報，指控金泉伙同另外二個人，私吞了舊保長寡婦的一百元積蓄。

不够兩個鐘頭，第三、第四張大字報跟着出來，都是以不同的事例控斥金泉亂搞男

女關係。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金泉那付沾沾自喜地向我們玄誇他那戀愛奇跡的自負樣子。有時候人家取笑他一聲，說他好色時，他却會落落大方的回答說：「君子者，好色而不淫！」

關於這一類的消息，是直接由七叔轉知給我的，因爲我這人本來就不好動，最近就更少出外了。

一月二十一日

討論開除金泉出紅衛兵隊伍的會議，據說已經進行過三四次了。他本人除了承認私吞過「壞家伙」的一小筆錢而外，否認人家的一切指責。但是寡不敵衆，他的袖章終於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被强拆下來。

他不服氣，今天特請來公社文革的負責人主持再開了一次論戰會。會議足足進行了四個多鐘頭，當最後宣告他失敗時，他竟然嚎啕大哭地一把扯住公社的來人：「同志，我完了，完了！袖章問題還是小事，若按照他們的結論，我已變成惡覇崽，我今後的前

程毀了。」說完馬上又大哭起來，搞得公社文革的人也不知所措。

消息很快傳開來。據說頗快人心。

一月二十六日

昨晚的有綫廣播向全縣人民發播了關於縣委、縣人委被奪權的消息，今天七叔便把當時的眞實情况概畧地告訴了我。

他說，這次策動奪權的人，原來是縣委組織部的黃中原以及縣人委交通局的一位代理股長，他們組織了一批縣委、縣人委內的革命派，再加上郵電造反團、一中井崗山，結成一支奪印隊伍，分成兩小隊，一隊前往繳奪縣人委的印，另一支則用來對付縣委會。

他們同是在中午十二點鐘出發的，到下午兩點，縣人委方面便宣佈奪權成功了。可是縣委那面却一直僵持不下。這些當權派，以趙書記和韓主任（黨委辦公室）爲中堅，死賴着不肯讓印。特別是韓主任，誰不知道他的辯才是馳譽整個專區的？所以僅就他一個人，便把這許多造反派駁得無以應對，簡直有點招架不來。

到兩點半時，縣人委那邊的那個小隊開來增援啦，造反派方面的實力才基本上足以跟當權派他們抗衡。但是全勝的把握仍然不大。爲着進一步加强實力，以盡快爭得奪權的全面勝利，一中井崗山的人馬，迅速分組成三支臨時服務隊，一支以警衛者的身份分別把住了通往縣委會的一切路徑，凡是不帶「臨時造反團」臂章的人，一律不准進內。另一支則分赴全城各個縫級單位，督促他們趕製大批「臨時造反團」的臂章出來，給那第三支人馬帶出去。那些拿着臂章的人，分佈在全城的各個交通要口，但見過往行人，不問身份，不問資歷，只要你同意配藏，他們便發一個臂章給你。這一來，整個縣城很快便成了袖章城，一些成日發袖章夢的人，也總算有機會過了一個袖章癮。於此同時，造反派的勢力亦隨之急速壯大，整個的縣委大樓充滿了帶袖章的男女。他們不斷的高呼口號，這些口號聲、吶喊聲再加上鑼鼓聲，把個縣城搞得像千軍萬馬的戰場一般。

就這樣，到晚上九點鐘光景，我們正在課室裏等待上課（近半個多月來，上面的那些當權派，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已根本不理會下面的學習情形了，輔導員也多少顯出了一點不耐煩的樣子，所以上課往往不准時，而且時斷時續），左側的廣播器突然震响開來。在播完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後，接着便洪聲宣佈：縣委縣人委的總奪權已經

獲得了全面勝利，從今天起，造反派將掌管全縣的黨、政、財、糧大權。並且從今晚起，縣廣播站由造反派接管——這就是一月風暴，這就是一·二五奪權。

現在，「韓家村紅衛兵戰團」，業經整個地控制在「韓家村文化革命委員會」手中，他們並且宣佈奪了「大隊黨支部」的權，把「韓家村生產大隊」的公章也繳奪過來，直接由惠人掌握着；一切有關大隊的事務不管大小，均須請示文革加以處理，否則無效。

並且已經有人傳議，惠人很可能就是韓家村未來最理想的領導人。但是根據前幾日我因「花頭」的「過尾手續」去到惠人家，他對我表白時的說法，他本人根本就無意要乘機撈一把，只是他覺得，如果自己不出來，讓那些傢伙得了手爲非作歹，却實在有所不忍。

所以當他們擊敗了自己的對手，全盤掌握着韓家村的權力以後，馬上便提出，過去單純把矛頭指向五類份子及其家屬的做法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牠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因爲中央總是一再强調，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所向，應該是那些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此以後，對我們「階級兄弟」的鬥爭，便告一段落（我以後仍有青云、原君、保長寡婦三人被先後鬥爭過）。大家轉向搜集原黨支部書記的材料，準備要對他展開鬥爭。

二月二日

今天鬥爭何書記，我也去參加了。

大會一開始，首先由惠人帶頭高呼口號，頌念語錄。隨後，他便一再强調說，我們主張文鬥，反對武鬥，要說理，不要打人。

跟着便有由十一隊的一個女人衝到台上去，指着何書記大罵他畜牲混賬，說出六〇年她在大隊養猪時，這畜牲怎樣用酒灌醉了她然后進行强姦。

而另一個老婦人則控訴他在大鍊鋼鐵期間，親自出馬將她正在燒着給她坐月子的媳婦吃的飯的鍋子一錘砸爛了，拿去投入高爐中。

更有一個男人，他一上台便先打了人家兩拳頭，然後才述說，當時他爲要一張證明外出做散工，人家死不同意，他一再哀求，說他女人因患了一種慢性病，拿不出錢來醫

治，要出去想法弄些錢來，可人家就是不答應，他火了，跟人家吵起來，結果竟被人家打了兩個巴掌，所以：「我今天不計利息，照還兩拳頭，應該是絕對公道的。」

二月四日

全部剃光了以至白得發亮的頭皮，經已生長出一層短短的毛髮，那些因此而忌避我的人，也漸漸恢復了跟我接觸，不過多少總保持有一定的距離。

據偉叔的女兒告訴我說：「你這個傢伙也着實害人，因爲你一個人，搞到我們整個生產隊的紅衞兵三四晚沒得好睡。」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甚至連現在我也還沒有完全明白：「我不知道我跟你們紅衞兵們的睡覺有什麼關係。」

「你倒開心，可當時我們確實替你的安全捏過一大把汗。我們分三班，整夜在你門外梳巡，你房內任何一個微細的响動，都足以使我們心跳一大陣。特別是芸婷姐，當時我見她簡直要瘋了。」

「呸！你吹什麼。我根本不相信我竟會偉大到讓這許多人來爲我的生死着急。」

「眞是狗咬呂洞賓。」

「不過你們也太愛管閑事了。而且不圓通地想一想：一個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哪裏這樣輕易地便會入土去？」

二月八日

年夜。

依照慣例，我們是要在太陽未入山之前便吃罷晚飯的。爲了這一餐飯，我也着實忙過一大陣。然而事實上又並非「酒肉滿枱」，那我到底忙些什麽呢？我說不淸，反正年年如此，有事沒事，忙個够——一早起來，到鎭上去買一些「料子」回來。吃罷早飯便動手殺鷄、揑豆腐——反正花樣不比人家少，正所謂「閑常莫弄祭，年節莫孤死」，閑常三天不吃飯也沒有人知道，可節日落寞就要被人家輕視，所以多年來我經已養就了一種過年「鬧濶氣」的習慣。逢年、節，我都一定要做點樣子出來。今年自不例外。

「辛苦」了一整天，現在菜擺出來，開飯了。可是照樣只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一只碗，一雙筷子——辛辛苦苦搞了四五個鐘頭，吃起來不够十分鐘，有幾樣菜根本就沒

有動它。我覺得，事實上，我所須要的，根本就不是這些東西。我茫然地丟下了碗筷，感到自己缺少一樣東西，一樣一般人都有，我也同樣應當有，可是自幼便失去了的東西。我，只覺得喉管裏塞滿了什麽，……

二月二十日

自從「花頭事件」以來，程仔一直未曾到過我家，至於我，因爲從來沒有去過他家，所以現在也沒有去。不過我却托七叔去約過他幾次，他都沒有來，我覺得很氣惱：「想不到他竟是這樣一個胆小的人。」

因爲七叔已經告訴過我，那次程仔也被金泉他們找過不少痲煩，他們一再纏住他，要他大胆告發關於我的反動行爲。而且還因爲我曾經在日記上記錄過我們用否定態度討論過某些國事的事，他也多少有點「問題」的嫌疑，所以也被找過痲煩，而且從此不敢與我接觸。

「眞是草包。」我極不以他的行爲爲然。

三月五日

程仔終於叫七叔轉約我會見了。時間是晚上，地點在河灘。我當時簡直要拒絕應約：「這是什麽意思？現在是什麽時令？我們看中河邊刺骨的寒風嗎？我們究竟有什麽不可告人的事情要幹？朋友間見個面也直得如此大驚小怪？」不過我終於忍耐住，按時赴約了。

一見面，我第一個給他的，就是嚴肅而不客氣的批評。我根本上否定了他的這一種行爲。他沒有回駁我。這次談話，也缺乏重心。

三月八日

鎮上貼滿了紅星中學的學生們對關博人平反問題的大字報。井崗山兵團派要替他平反，飛鳴鏑造反大隊的人却堅決反對。結果搞到大字報小字報一層蓋一層，大有筆扖傷人的趨勢。一邊理直氣壯的申明：關博人本是一個好的教務主任，是被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屈打成反革命的，他是一個眞眞、十足的革命者，非平反不可。可是另一邊却毫不示弱地悍然聲明，像這樣的反革命份子，誰要替他平反，誰的立

場就有問題。並且還特別選定今日，在公社禮堂裏召開一個鬥爭大會，鬥爭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行反革命份子關博人。

事實上，誰不知道，造反大隊的人，今天鬥關主任，不過是要借此來向人家井崗山派示威而已。所以人家井崗山人決不甘休，他們全體出動，衝進會場，當衆宣佈關博人是一個革命教師，是敵人要陰謀硬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現在他們代表紅星中學的革命師生，給關主任以徹底的平反。並對造反大隊的人提出一個嚴正要求：馬上終止鬥爭。

然而人家根本不予理會，宣佈鬥爭會繼續進行。這時候井崗山兵團中有一個比較急躁的學生，竟不顧一切地衝上講台，一把拖住關博人就走，可是台上的人不讓步，他們也搶上去拖住了人家的另一只手，結果一人一邊，把個關主任扯得直呼唉喲。若非我們這些台下看熱鬧的社員大聲抗議，眞不知要搞成什麽樣子。

事到如今，鬥爭會事實上也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何況這個當了十五年紅星中學教務主任的關博人，又是極得紅星公社的社員們贊許的。

我自己就曾經是關主任的學生，他爲人博學多才，在課堂上愼重嚴肅，平常時却又熱情可人，而且他還是一個極度重才的人，對有志有才的學生他特別關心，常常資助他

們求學（後來這被當成一條罪狀：收買學生）。不過他一向不大關心政治，這倒也是事實。到文化革命開始時，駐紅星中學的「工作組」，一入手就整他的材料，把他打成三反份子。那時可眞慘，學生們沒日沒夜地輪流着鬥爭他，巴掌他領受過，脚尖也一樣領受，頭被剃成了十字，還且特別聲明不准剃光。以後鬥爭告一段落啦，他便在諸多學生的監督下，去從事養猪、澆菜、洗厠所一類的工作。學生們常常喜歡看着他挑一担水艱辛地一步一步挪向菜園，有時便吆喝他一聲，要他加快脚步，或者干脆就拿石子去投擲他，不過可從來沒有人見他對此表示過抗議。

「唉！」我輕嘆一聲，隨着人流擁出了禮堂。

這時候趕集的人大都回去了，市塲開始顯得冷淸起來。我把要買的東西買下，便趕着回家。

三月十一日

早飯後我到河裏洗衣服。不一會，芸兒也來了。

這是「花頭事件」以後我們第一次這樣單獨在一起。我早就發過誓不先叫她一聲

的，而她也一直沒有主動跟我打過一次招乎，這使我更恨她，幾次都總這樣想：算了吧，這樣倒也干脆。

現在，她來了，我裝作不知，一味俯着身洗我的衣服。

「你吃過飯了嗎？」她放下衣服，在捲着衫袖。

我咬住咀唇故意不理她。

「你爲什麽不理睬我？」

我這才直起腰來：「你是在問我麽？」

「不問你問誰？這裏又沒有第二個人。」

「那麽請原諒，我沒有想到你會屈而下問我這牛鬼蛇神，現在讓我告訴你：我吃過飯了。」

「何必要這樣刻薄？」她好像受了莫大的委曲似的，「你也不體諒一下人家，他們都說我跟你有特殊關係，要我檢舉你的反動言行，並且還威脅說，如果我不起來揭發，就要捉我去鬥爭。加上我爸媽又管得緊，强令不准我跟你在一起。」

我的氣似乎消了一大半，但是並不等於我完全諒解了她。

她接着訴說下去：「還有你那顆頭，我一見到就怕，我確實沒有勇氣接近你。」

她好像要哭出來似的：「我什麽也不想，只希望你能諒解我。」

……………………

三月十五日

流行性腦膜炎的迅速蔓延，引起了大家極度的惶恐。

特別是那些孩子多的父母，一個個全都焦憂得湯飯不思，他們大都拒絕上工，留在家裏管帶自己的兒女，不准隨便出外，特別是九隊十隊各死了一個人之後，他們就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其中那些年歲比較高的人，有的擺起枱來求神佛保佑，也有的出去弄一些黃葛藤及山茅來，懸掛在門上作爲避邪用。然而一點效力也沒有，瘟情愈來愈顯得嚴重。這時候又有人駡起政府來了：「都是他們搞什麽大串連，把江西的瘟種帶到這裏來了！」特別是七叔，他差不多整天都要這樣咒駡：「這些殺不盡死不絕的傢伙，橫竪死不到他們的子孫，他們根本就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過。」要知道，他也有五個孩子呢！

三月十七日

黃嫂的孩子彬仔病倒了，急得她簡直要上樑。年近四十歲的婦人，只有這個孩子，丈夫又不在家，這叫她怎麽不着慌？她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只曉得哭呀哭的。見到這情形，我毅然挺身而出：「快，我幫你送醫院！」

還未到醫院，便見那門外擠滿着人。進去以後，那裏擠迫的程度，簡直叫我連呼吸也感到困難。顯然是醫院的床位太少，走廊上竟都臨時擺上了幾張床。我們盡量用力往裏面擠。好容易才擠到掛號室的門前，寫好了掛號單，便找個角落站下來等着。

這時候，我望望周圍的人，一個個全都面無人色。其中有一個看樣子不過二十一二歲的年輕母親，手裏抱着一個不到一週歲的小孩，眼淚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她幾次想努力地擠進診斷室去，可是都沒有成功，因爲塞在她面前的人實在太多了。

突然，從第三號病室裏，爆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接着便聽到滾打嘶叫的聲音。大約五六分鐘以後，一個淚漬滿面的漢子，抱着一具用褥子包了的尸體，打從我的身邊走過。隨後又一個散亂着頭髮的婦人，捶打着自己的心胸，嚎啕着跌撞過來。

眼見這種情景，我禁不住兩顆淚珠掉落下來。我趕緊拿衣袖在臉上擦了擦。

四月五日

今天，我渾身發熱，終於躺倒了。

一個人躺在床上，沒有人來理我。我感到口煎得很，然而也只好忍耐住。我想：這時候我就算死掉了，也不會有人知道。我沒有親人，我沒有家庭！

直到中午，人們放工回來了，我的門才忽然被打開。走進來的是芸兒。

「你——」她站在我的床前，「我一發現你沒有出工我就預感到……你覺得怎樣？」

「有點發熱。」

「會不會是腦膜炎？」

我搖搖頭：「大概是感冒了。」

她即刻出去給我拿了外感散來。吃過後，我感到舒服一些。到晚飯時，已可以起來做飯了。

虧得皇天有眼。若眞的得了腦膜炎……

四月十五日

蒔田了。

大寨式的勞動制度經已取消。重又恢復了包工計件的舊制度。雖說實行這種制度就等於走劉鄧路綫，然而不實行這種制度又實在不行，要知道人，沒有一個是自覺的，只有靠「刺激」才能提起他們的積極性，所以不得不這樣「反動一下」，不過，作爲記工員兼輔導員的人，畢竟是愼重一些，曉得一再告誡我們，千萬別傳出去說我們實行包工制度。

五月十三日

報紙上用通欄大字標題向我們報導了有關港英當局的罪行，說這些殖民主義者害怕毛澤東思想到了發狂的地步，他們只要見到手拿語錄本的人，不是毒打就是拘捕。這種橫蠻的手段激怒了我們所有的愛國同胞，大家一致起來抗議英帝國主義者的暴行，工人們一律罷工示威，使香港頓時變成死港。

末了便大聲疾呼：

我們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堅强後盾！

毛澤東思想必勝！

港英必敗！

五月十四日

還是港英必敗的大字標題，不過在內容方面却報導了不少愛國同胞被捕的事實。

這些報導引起了大家的公憤，都認爲帝國主義者確實可惡，他們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憑什麽隨便捕打我們的同胞？

根據人們的傳說，港英當局收買一批中國的民族敗類，唆使他們去殘害我們的愛國同胞，有不少人，無端端被這些野獸捉了來裝進痲包中捆着打個半死不活，更有的被捉了去，從兩拾層樓的高空摔下，或者用刀子一塊一塊地宰割，把割下的肉抛去餵狗。

就是這些傳說，再加上不時有從香港回來避難的工人老大哥在給報導及傳說加以證實，所以人們對香港確實有一種壞極的印象，甚至包括我在內，都總認爲：香港已亂到

令人們無法生存，港英政府實在太殘忍了！

六月十七日

到處都是報導武門的大字報——成都暴亂、洛陽告急，還有廣州、福州，總之沒有一處不在武門。那些有丈夫、兒子在外的人們，急得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信呀、電報呀，一封一封地拍發出去，千方百計地，務必要將人催囘來。而另有一些則是在外的人寫信囘來，要家人趕緊拍一個電報出去，就說家裏某某人生命垂危，要他立即囘來。家人照辦了，他們也就跟着囘來——可是有的却不行，三封四封電報出去，就是不見覆訊，其中亦有個別寫信囘來，說在這革命的緊要關頭，他不能够離開戰鬥崗位，可是這些人哪裏會想到，家人已爲他哭得淚水都流乾了。

總之，在這些日子裏，人心的惶恐程度，比之春瘟期間，是有過之無不及。就算是那些沒有親人在外的人家，同樣也是惶惶不可終日的——縣城裏也常有罵罵咧咧的事發生：不久了，終有一日會鬥到這裏來的，那時節，也許，大家，就要同歸於盡……

我舊日的同學綠源，原是華南工學院機械系的學生，剛剛畢業出來，現在在湖南實

習，近三個月沒有來信了，把他那年近六十的老母急得成日哭哭啼啼的，同時也把她長兒夫婦鬧得坐立不安，甚至還被他老母打過幾次，彷彿是他們害了自己的弟弟一樣。

今天我碰到她，這個五十八歲的老母親，穿着一件被撕破了幾個洞口的玄色衫褲，一張多皺的瘦臉，薄得就像是一把刀背似的，她一見到我，便撲過來將我攬住：「孩子！孩子！」她的眼淚滴在我的肩上，濕了我的衣服。

「孩子！你說，你說，這到底是什麽世界？辛辛苦苦養大一個孩子，我的心肝我的命！到今日——早知如此，甯可叫他拾狗屎也不給他讀書。」她哭着，她嗚咽着

我低聲安慰她：「緣哥很機靈，一定不會出什麽岔子的。」可是她却一口咬定，如果沒有問題，他决不會一連三個月不寫信回來，何況她還拍過幾封電報出去。

我繼續安慰她。

她照樣哭着。

六月二十一日

夜晚。河邊。我與芸婷。

她在給我訴說着關於輔導員羞辱她的事。

我聽得很惱怒，我沒讓她把話說完，便惡狠狠地打斷了她：「人家是响噹噹的貧農出身，而且又是幹部，我算什麽東西。」

「你這話是怎樣說的？」

「就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血口噴人！」

「你別以爲我是儍子！」

我一下跳起來，走了。

我的心在急劇地跳着，渾身熱乎乎的。

回到家裏，我坐立不安。躺到床上去，但即刻又爬起來。房裏悶熱得很，我又出去了。

漫無目的地走着。終於，我又去到河邊的那塊地方。

她還在。她在嗚咽着。

我只覺得腦子裏脹膨膨的，一步一步地移到她身邊，坐下了。

她把頭抬起來望一眼，即又垂下去，墊在膝上。

我掏出手巾，用手輕輕扳起了她的頭，要替她揩抹眼淚，但是她狠狠地把頭掉了過去。

我把手巾塞到她手裏，再把她濕透的那一塊接過來。

「你恨我？」

她不理我。

一顆流星划過長空。

我的心在急劇地跳着。

六月二十四日

人們都以一種談虎變色的心情，在議論着江西的奇聞。

「江西不得了，劉鄧派的人馬太兇狠了。他們一見到拿語錄的人就打，有的甚至被扯碎了！」

「簡直兇過港英！」

「這還了得？反了反了！」

「什麽反了？今後你小心一點倒是眞的。見到人不要隨便說話。要知道，你說左話碰上右派成問題；就是說右話惹上左派也同樣要遭殃。甚至看大字報也得特別小心，人多圍着的，最好不要去看。據說廣州就有這樣的情況，你看大字報，人家要問你的觀感如何。你怎麽說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是哪一派的人。」

「唉呀，像這樣叫我們怎樣做人？」

「無事忌出門。見人少說話。」

我笑了。這話說得倒在理。

七月十五日

人家已將「東方戰團」、「金融戰團」、「糧食總司」「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等組織合併起來，成立了「紅旗聯合總部」。而且在成立大會上大顯威風，把個會場佈置得不可再堂皇了。這一着當場就惹惱了「鋼總司」的人馬，他們大寫抗議，指控「紅聯」一小撮浪費公欵，以爲財糧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可以爲所欲爲了：

「我們全縣的革命群衆，對紅聯一小撮的這種卑劣行爲，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議。」

然而一個星期以後的今天，他們提抗議的人自己也來這一套了。而且做得比紅聯更出色。

他們隔天就派出大批的汽車，去把邊遠的鋼派人馬運載到縣城來。今天一大早，便浩浩蕩蕩地開進縣體育場去，入場時還特別放了三聲禮炮。把個縣體育場給鬧得天翻地覆。他們的喇叭，響得簡直連五里路以外都能聽見，因爲人家紅聯前兩天在體育場的門口掛了一只高聲大口徑喇叭，口兒是朝着體育場的。並且偏偏在人家會議開始的時候，便大放「靠舵手」。搞得鋼派的人一個個磨掌擦拳。

一點鐘光景，遊行開始了。一萬多人，從體育場繞過展覽館、縣委會、公園，再穿過市區，繞向附城。

他們每個單位一支大旗，一座佛山大鼓，十來面銅鑼，一個要四個人抬的毛主席畫像，五塊以上十塊以下「毛主席萬歲」、「打倒楊天喬」、「楊天喬不認罪沒有好下場」，「一、二五奪權是老保搶權」之類的橫額，再加上五顏六色的彩旗，竟弄得人眼花撩亂。而特別又是耳朵，一直都轟轟隆隆的，震得你簡直受不了——鑼聲、鼓聲、炮仗

聲、口號聲——天地似乎要爆炸了。然而看熱鬧的人却沒有一個肯早退，大家都在貪婪地着看，聽着，議論着；其中我自然也不例外。

我站在一中飯堂的門口，看着遊行隊伍一隊一隊地從面前走過去。

我看見，當人家路經一中門口時，鑼鼓敲得特別響，炮仗也燃得格外多，而且走得無可再慢，口號亦呼得震天價響：

「打倒楊天喬！」

「氣死大老保！」

「誰保楊天喬，就是大老保！」

「大老保，大老保，有種出來瞧！」

聽，他們竟然在唱了。

誰不知道，一中，差不多是淸一色的紅聯派，她的「井崗山兵團」，根本上就是紅聯的支柱，而且是縣武裝部楊政委的寵兒隊。……

七月二十二日

街上一下子便貼滿了「打倒陳再道」、「打倒鍾漢華」、「打倒百匪」及「堅決支持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等等一類的大字報。同時滿街鑼鼓喧天。一簇一簇的、十十八八的學生、幹部們，在高呼着跟大字報差不多的口號。

這種驚心動魄的事情，確實引起了極大的騷動。許多人至今還不敢相信這會是眞實存在的事情——軍隊是毛主席一手締造出來的；經過反覆的學用毛主席著作，大家都覺悟了，進步了，表示要無限忠於毛主席，而特別又是作爲全國都要向之學習的解放軍，他們竟要反對毛主席，搞軍事政變？

武漢事件，已引起了人民的普遍注意，這應該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七月二十三日

一大早，飯還沒有吃，哨子便狂急地吹響了，輔導員在催我們趕緊集合。（只有這一類集會我們這些黑七類才有資格參加）。

但是直到九點半鐘，我們方始集合齊全。大家手中都擎着一支紙旗，上面分別寫上

「堅決支持王力同志」、「打倒百匪」、「打倒……」之類的口號。在隊伍的前面，則由四個人抬着兩個橫額，一是：「聲援謝富治、王力同志」，一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在公社禮堂門口的廣場上，人山人海。一個個手中都執張「聲援」、「打倒」的彩旗，眞是好看極了。

七月二十六日

程仔與七叔都來了，大家在激動地討論着武漢事件。

是的，四川形勢會經引起我們的密切注視，因爲地理環境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當時我們確會承認這種說法：產業軍如果能夠得到李井泉他們的軍事配合的話，是完全有把握覇住四川這一塊地盤的，而且他們可以跟劉蘭濤、烏蘭夫一伙聯合起來。可是事態的發展却只是停留在亂的方面，始終未見他們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到頭來，張國華要取代李井泉了，毛帥從北京派去了許多自己的親信，四川局勢令我們多少感到失望。

現在，武漢事件却以她迥然不同與衆的嶄新面貌出現了，她有軍隊介入，並且擁有

大量的群衆，他們敢以逮捕欽差大臣來向統治者挑戰，這確實是不同凡響。她打響了兵變的第一砲，做了軍事界反叛的先例，其影響之大確乎非一般武鬥所能比擬。

應該說，我們對武漢事件是寄予了極大希望的。

七月二十八日

田文再度向我轉達了望峯大隊黃兄希望跟我會晤的意思。據田兄說，他是一個文才，且對政治具有熱情，跟我可能頂合得來。不過我却認爲，這人有政治熱情是好的，然而，缺乏應有的警惕性和起碼涵養，比方說，他除了從田兄咀上瞭解到一些關於我的表面情況而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一個什麽人，可是他寫給我的信却明白表示他希望跟我聯合起來，他交結有不少朋友，只要時機一到，要一百八十條漢子，他隨時可以應付。這是什麽話！如果這信落到別人手上，連我也要遭災殃的。可不是，分明就好像他知道我也是一個跟他一樣擁有許多漢子的頭面人物，而且他也太把我當成知心看待了。

今天的「階級異己份子」的子弟，似乎都有一種通病：一見到自己的「階級兄弟」就推心置腹，當然，這種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做法有些不對頭——萬一碰上一

個不是「同志」的人怎麽辦？

對於我這個人來說，自從那次被鬥爭了之後，據云，所有的人確實都對我另眼相看了。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四類：一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們都恨我、鄙視我，常常會想法子捉弄我一下；二是一般人，他們同情我，但是不敢表面化；三是上了年紀的比較關心社會事務的人（差不多全部是男人），他們公開贊許我，對我表示同情；最後一類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他們簡直都把我當成英雄來看待。記得我剛被鬥爭過不久，天氣很冷，社員們都休息不出工，我們五類人家（全大隊的）便全部集中去作義務勞動——開一條渠道。

如果是以往，我是決不會去參加的，因爲這是我的慣例：凡是只有五類人家去幹的重勞動我一律不予參加，理由是：我是一個普通公民，不是受監督改造的敵人，我沒有義務去幹社員們不幹的工作——如果是出於我的自願又得另當別論——可是今天不同了，他們可以稱我敵人了，因爲我寫了「國事蜩螗」的日記。

當我去到工地時，五六十公尺的渠道早已擠滿了人，我剛接近工地，他們便高聲跟我打起招呼來：「老江，這邊有位置。」

「不，這邊的位置比較好。」

另有幾個人便望望那個做監工的金泉的弟弟，然後向我睞睞眼睛，意思當然是要我到他們那邊去。再有幾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她們都扭轉身來瞧着我，彷彿見到一個什麽奇怪人物一樣。

從此以後，這些可愛的兄弟們，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找機會跟我接觸，特別是青雲、華兄幾個，他們都以能够跟我見到面而覺得快慰。其中華兄還向我表白：他以前成日惶惶然害怕被捉去鬥爭，現在他不怕了，因爲我的精神經已鼓舞了他：鬥爭者，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八月十日

今年的夏收是歷年來速度最慢的一年。從開始收割到今，十餘天了，却還收不到一半，若按照往常的速度計算，應該已經收完了。要知道，今年確實是與衆不同的一年——今天一個示威遊行，明天一個聲討大會，那些比較活躍的人物，實際上已經成了脫產者。就算是留在田裏拿着禾鐮的人，又有哪幾個是眞在割禾的呢？他們有生死不明

的離鄉親人，他們恐懼着終有一日大家要同歸於盡，他們……

八月十一日

對於今年的征購工作，紅聯派宣傳的特別起勁，强調大家一定要交早交好。可是鋼總司却絕口不提這件事，有個別由鋼派控制的大隊，甚至抗拒繳交。如東風公社向陽大隊，他們非但不予繳交公糧、餘糧、救災糧、戰備糧等等。而且痛打了糧局前往催糧的幹部，結果讓糧食總司及紅聯派所有各單位，在這上面大做了一番文章，認爲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行爲，是由鋼總司的人在幕後操縱的。

就我們生產隊來說，對徵購任務也是抱了拖和賴的態度，大家收一滴分一滴，一反過去完成了八成以上徵購任務才准予分配的常規。

對於這種做法，作爲記分員兼輔導員的一向操縱隊裏大權的大人來說，他是極端反對的，可是人們不理他，由阿牛、七叔幾個出面，另有身爲副大隊長的偉叔給予暗中支持（隊長本來就是一個有職無權的傀儡，這次當不例外），把個輔導員大人搞得也確實無法招架，只好宣佈說：「對此行爲我將不負任何責任。」

「我們並不想要你負責任。你只管把方案表拿出來就是了。」

八月十二日

近來，半眞半假的，我總以治病爲名，經常請假到縣城去。因爲那裏的大字報，告訴了我許多關於文化革命的事情。

關於武漢事件的事態發展，一部分的大字報是這樣報導的：八一九九部隊，加上空降師、東海艦隊，已經把陳再道的八二〇一部隊及百萬雄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一部分落草去了大別山，一部分便逃到了荆州一帶，企圖把住長江隘口，與四川的產匪勾結起來，擬作長期頑抗。

我覺得很惋惜。不過一轉念：此報導如果是眞實的話，却也很値得重視。

八月十五日

兩派的廣播器和大字報都一致提出了要「打倒逍遙派」，指責中間派者，實際上就是保皇派，所以他們要全縣人民，除極少數的五類分子之外（不包括其子弟），一律都要明確地表示自己的立場，聲明自己到底是屬於哪一派。

這一着，引起了一場頗大的騷動。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反對這種提法的，他們認爲，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强迫別人捲進派性鬥爭的漩渦，强迫站隊是絕對錯誤的。

然而人家却也有一種似乎十足的理由可以批駁別人，因爲人家根本就否認他們的鬥爭是屬於派性鬥爭，不論是那一派，他們都把自己標定爲革命派，毛澤東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當然相對的，人家自然就應該是反革命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了。那麽試問，他們的鬥爭可以容許貶斥爲派性鬥爭嗎？當然不容許。若以他們的話來說，其兩者之間的鬥爭應該是屬於革命與反革命者之間的鬥爭，在這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是决不允許有觀望派存在的，大家一定要表態，大家一定要站隊。

這一下，問題來了。要站隊，但是怎樣站法呢？紅聯人高唱自己是革命派，鋼總司也一樣高擎着紅色大旗，叫站隊，到底站在哪一邊才算對路呢？

老實說，撇開一般的農民不談，就連我自己，到自前爲止，也一點辨識不出兩派間，到底哪一派才是眞正的「革命」派來。鋼總司口口聲聲要打倒楊天喬，但是楊天喬這人如何，我們又幾會有過深入的了解？僅就關於檢控他是彭羅黑黨在本縣的代理人，是鎮壓八一兵團的罪魁禍首這一點來說，我個人的看法就認爲：黑黨不黑黨我不知道，

若說他是鎮壓八一兵團的罪魁禍首，我却着實不同意，誰不知道，取締八一兵團是省軍區的命令，何況毛帥老早就說過：退復軍人是不准單獨組織團體的，那麽取締八一兵團一着，關楊天喬什麽事呢？

當然，像擁楊派那樣把楊天喬捧上天，我同樣也是嗤鼻以對的。

還有其它許許多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是道，叫人簡直弄不出一個是非來。所以，如果一定要人家表示態度，那就只有一個辦法，隨便選一個來，說了算數。然而事實上，問題却又不能是這樣簡單，因爲到你一旦表示了態度，就會有對立派的人出來找你的麻煩，那時候，你就隨便不來了。

事實的確是這樣，有一些兄弟甚至父子，因爲所屬的派別不同，常常吵架吵到面紅耳赤。何以他們都這樣忠實於自己的組織呢？這一點我根本無法想通。

就說我們生產隊裏的那幾個「非農階級」，三個紅星中學的學生，一個鋼派二個紅聯；四個縣機械廠的工人，清一色的鋼派；一個公社信用部的，紅聯派；二個供銷部門的，也是紅聯派；再加上偉叔這個副大隊長，亦已表明態度，屬紅聯。結果，六比五，紅聯佔了多數。

就這十一個人來說，他們一個個全都竭忠盡瘁於自己的組織，只要一回來，馬上就要激情洋溢地向親人鄰人宣說：他們的組織是如何如何的革命，如何如何的正確。甚至像濤叔這樣一個寡於言詞的老工人，只要誰在他面前說了鋼總司的壞話，他就非跟你辯個明白不可。

像這樣的情況，很容易就可以使人們意想到：以後站起隊來，鋼派的家人、親人，必然都應該是屬於鋼派；紅聯的，自然便歸附紅聯。剩下那些沒有外出親人的人家（只限於本縣範圍的外出人員，外地的，因距離太遠，無法直接影响到基層群衆），便隨他高興了。

不過，對於這種派別爭紛，除了個別受丈夫或兒子影响太深，非要替他們親人的派別出個風頭不可的人而外，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害怕、反對這種派性糾紛的：

「旣然大家都叫毛主席萬歲，又為什麽一定要分出個你此我彼來？」

而且大家都極担心：

「一旦站了隊，我們就無法相處了！」

然而街上一直在震天價叫着：「打倒逍遙派」「不准中立」！何况大隊幹部裏面，

早就鬧起派別糾紛來了。

在大隊頭目中：（書記已經不管事）民兵營長（三結合班子中，武裝部門的代表）伙同治保主任以及大隊長（三結合中，革命幹部的代表），自爲一派，屬紅聯。文革主任、紅衞兵頭頭，還有我們的副大隊長偉叔，他們便宣佈自己是鋼總派。這些頭目，在生產隊裏都有各自的代理人，他們宣佈，各生產隊一定要立卽實行站隊……

八月二十二日

火君的父親連兄，爲了平反問題也確實傷透了腦筋。何況他自己又是一個拙於言詞的人，根本就無能力辦好這一件事，非得他的女人出來不可。

談到他這個女人，應該是有她的一套手腕的，起碼比他男人就幹練得多。她是連兄的第三任妻子，其第一任，給他留下一男一女，自己便在五九年生活困難時期，因偶起錯念，改嫁他人，繼而一錯再錯，兩年內連嫁三家，令其在人們的心目中，變作一個道德敗壞的人，被最後一任丈夫逐出家門，流淚在外。並在一個寒風嘯叫的夜晚，被民兵當作壞份子槍殺於田野間。第二任則因難產死於婚後的第二年。此後，據說他一直都很

消沉——兒子因偸殺大隊的耕牛被抓去勞改，剩下一個十四歲的女兒，無人管養，他只好帶到外面自己工作的地方去，一個家，就這樣破散了。

直到三年前，一個失去了丈夫的中年寡婦，因爲憐愛他的女兒，當然也可能是因爲他們彼此間「同病相憐」，結果她愛上了他，並且很快便結合在一起，使他又有了一個可供歸宿的家庭。她有一個兒子，已經高中畢業了。

然而好景不長。去年的革命革到他的頭上了，當他被鬥爭過一個禮拜之後，廠方給了他一紙囘鄉證書，上寫：「查韓廣連，家庭成份地主，個人出身資本家………開除出廠。」這一紙證書簡直要了他的命，他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女人所在的街坊單位不願意接收他，他已經沒有家了。好像一個丟了魂魄的人一樣，成天呆楞楞的。當街坊負責人向他提出最後通牒的時候，他毅然地囘應人家：「好，我走，我今天就走！」

「當我問他到什麼地方去時，」他的女人在這樣給我講述着，「他竟冷笑起來，說：『男人大丈夫，四海爲家！』我哭了，我拖着他，决不讓他出走。」這時候，當着我的面，她眞的哭了。

她一邊揩抹着鼻眼，一邊接續着說下去：「你不要這樣，我跟你一塊囘去，還有桂

英，也一齊走，留下瑞仔，他是曉得安頓自己的。」

就這樣，他們父女三人，於我哥哥回來以後的第二個月，也都全家搬來了。住到今年四月，她決定要偕他出去平反，因爲好些人都已平反復職了，獨有他一直等不到通知書。

當他們回到他原來工作的船廠去要求平反時，廠方的文革代表要他回家來搞一張證明出去，證實他在土改的時候，的確是划爲貧農的，同時也不是出身於資本家。爲此，他又回來了，並很快搞了一張證明（由惠人出給）返去。

廠方收起了他的證明，叫他等待通知。一等就是個幾月，這時候各地的派性已經很嚴重，他的平反問題終於爲當權派所否決。其女人不服，要求縣反迫害小組予以申張。人家當即便答應了她（這個小組據說都是由像連兄這樣的一類人組成的），但是要她交出一份手續齊備的證明文件來，這文件應該有：①土改時的老幹部或身經其事的貧下中農代表簽字證明。②當地文革委員會及大隊革命派蓋章批示。③公社一級加予核准。

「像這樣煩難的手續，叫他那種人出來搞，我相信是決不會有什麽收效的。」現

在，她已經冷靜一些了，已不再流淚。並且從我手中把那張證明接過去，反覆看着（她是一個讀過中學的人，據說曾經做過兩年小學教師）。

這張證明，是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再加一些「物資」，才邀得了二十一個有關人士，在上面簽名蓋章，然後由惠人代表文革，在上面批了句：「查上述各項均屬事實」後即打上個文革圖章。再而便交到大隊部，韓隊長拒絕簽字，說他早經不頂用，要她找民兵營長去。而那民兵營長，劈頭就向她說：「你以前不是已經叫文革寫過證明了麽，當時既用不着我簽字，何以今天又要多此一舉？」

「現在已經是三結合的時候了。」

「是這樣？」他在冷笑着。

經她再四請求，他便批簽了，是這樣寫的：「查韓廣連的家庭成份，土改時劃爲貧農。因我處未經四清，以後不明。」下面便是月日和公章。

她把這證明拿來給我看，在證明的上端，說明了韓廣連是韓林才的兒子，其七歲時父親便被地主韓林智迫死了。以後，「所謂伯父」的韓林智收養了他，並且一直把他當作長工來着待。他在人家的小型船廠中，曾先後工作過七年，其間雖曾爲「伯父」老板

代記過賬簿，然而根本未曾有過經濟支配權，當然更談不上有什麽任免工人的權利了。因此他決不是資本家出身。其次，關於家庭成份問題，他在土改時是另立貧農戶册的，決非韓林智的家庭成員。

接着便是二十幾個證明人簽字——還有公章……

「你認爲這證明怎樣？」

「我覺得基本可以。」

「可是以我看，這證明只是一張廢紙而已。」我解釋着，「首先，那民兵營長並沒有肯定連兄不是『資本家』出身這一點。其次，關於家庭成份問題，他雖說了『土改時劃爲貧農』這一句，可是緊接着却來一個『以後不明』，試問，像這樣的證明，你們的反迫害小組，有什麽辦法可利用它去擊敗對手？」

「呵……」她似乎省悟了，「你看現在究竟怎麽辦好呢？」她顯得着急起來。

「你還是拿給偉叔看吧，聽他怎麽說。」

她去了。

當她再拿回來給我看時，偉叔在二十一個證明人中的扁條形私章，已爲另一個人的

同樣大小的私章蒙蓋住，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已是韓安福三個字，而不是韓偉龍了。

對此我並沒有表示驚訝，我早已經心中有數。偉叔這人，正所謂八面通。他見左人說左話，見中人說中話，與我這種人，百分之百是說的右話。他從來不得罪任何一個人，如果並非十分不得已的話。

現在，他雖然標明了自己是鋼總派，並且說過不少鋼總就是好的話。可是關於連兒的事，他顯然不願意將自己牽連進去。因爲根據他告訴連兒的女人說：他們已於昨晚得到消息證明，人家正在張羅着要借連兒的問題，跟鋼總派見個高下，他們除了要在公社做工作，還打算直接跟人家船廠的當權派取得聯系。所以他偉叔，雖然竭力出謀獻計，要她如何如何跟人家門，可是却不願意公開將韓偉龍的圖章留在紙面上，大概他覺得這是不值得的，因爲事態的發展極有擴大化的趨勢，或者要鬧出政治問題來的。

我輕輕地搖一搖頭：「珍嫂。根據你所供給的關於連兒所在工作單位的派性情形，以及目下民兵營長派跟惠人派勢力的對比情形看，我勸你還是過些日子再來給連兒張羅平反的好。反正他現在已在外面找到散工做，收入比船廠還高，又何必急於要求平反復職呢？」

「可是江仔，我瑞兒去年已高中畢了業，或者升大學，或者派工作，他總是應該有個前途的！你連哥復職事小，要是戴上頂地主成份、資本家出身的高帽子，叫我瑞仔還希望什麼？」

「目前，非但瑞仔，就是所有的高中、大學畢業生，哪個的升學就業問題能够得到解決呢？至若到明年、後年，那時候，時局變到如何樣子，誰能預料？」

八月二十五日

連兄的女人，煩請除偉叔之外的那二十個證明人再次簽章，另寫了一份證明書，由惠人代表文革在新證明上加批了一段比前有力的文句，叫她直接拿到公社去批示，不必經過民兵營長了。

然而到了公社，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的人推說不知，文革委員會的人經一再請求，方答應批幾個字。可是不批也罷，這一批，又把一張證明批作廢紙了，你看人家是怎麼批的：「因尚未深入調查，對此事我們保留意見。」

「完了。旣然未經調查，何必乾脆不批？」我似乎有點不平的感覺。

「那是我再四要求他們批的。」她垂下頭，伸手往袋裏掏手巾。

八月二十六日

在昨天那次穿街遊行中，鋼總司的人因爲高呼口號出了大亂子。那個領呼人，也許因爲太狂激，在呼叫過「打倒楊天喬」之後，緊接着應該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然而一激之下，他叫成「楊天喬萬歲」了。當下即有好多人目瞪口呆，但是亦有不少人，慣性反應似的隨着叫了「楊天喬萬歲」。這一下，街市內卽刻騷釀起來，遊行隊伍的陣脚也亂了。在塲的紅聯派，不到五分鐘便集結了一大批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刦走了領呼人。

下午，紅聯派以軍事化的行動，召集了三千人以上，在一中廣塲上召開了公審大會，並用有線廣播，向全縣播發會塲實況錄音。

大會從下午四時起，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多，把那個不幸的領呼人鬥得半死不活，先後一共昏死過三次，大家要他坦白供出來，鋼總司令的人到底是怎樣策劃這一次的事件的，他們爲什麽要擁戴楊天喬爲萬歲，是誰在做幕後總指揮。然而被鬥者根本上否定了

這一切，他被踢着打着，但是一口咬定，這只是偶然的過失。人家不放過他，繼續進行鬥爭，並且一再高呼：「不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就决不罷休！」

八月二十七日

紅聯的大字報，在指控鋼派調派大批人馬，分別在利器廠、縣機械廠星夜打造兵器（事實上是這樣，工人大部分是屬於鋼派的，紅聯則以學生爲主體），可是鋼派却駁此指控爲造謠，並倒打一耙，說楊天喬利用職權，非法分派武器給各個聯派單位，一中現在已經有二挺輕機，五十條以上的步槍，以及不少的短槍、手榴彈。而且他們本身又還製造着土炸彈（一中確曾作過爆炸試驗，並宣告成功），所以他們手無寸鐵的鋼派人，隨時都有遭到殺戮的可能。爲此，他們對楊天喬這些軍內一小撮，提出一個最最强烈的抗議，說楊若不立即從聯派手中收回武器，他們就要採取行動。

可是鋼派的指責，同樣遭到聯派的斥駁，根據聯派的說法：鋼派在造謠！

八月二十八日

「口號事件」的第四天，聯派也示威遊行了。他們高呼着：「鋼總一小撮，必須立即從抓促辦公大樓滾出去！」

因爲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抓革命促生產小組，應該不屬於任何派別，也不准任何派別去干擾他們的工作，特別是在目前這個夏收夏種的緊急關頭。

可是「鋼總一小撮却公然違抗中央指示，强佔了抓促辦公大樓，嚴重防害了抓促工作的正常進行！」

另外，據傳聞及大字報報導，鋼派已先後從各單位的聯派手中，奪得重機一挺、輕機四挺，以及一門迫擊砲，並且已被用來架設在抓促辦公大樓內。另在正對一中的高寨大隊哨樓上，亦置有一挺輕機槍，顯然是用來對付一中的。

而作爲縣基幹民兵營的附城民兵營，則將所擁有的一挺重機，架設在正對城門橋的地方，與隔岸糧局大樓的一挺輕機遙相呼應，絕對控制了城門橋。

民心處在極度的惶亂中，大家預料到，局勢已處在一觸卽發之際。

八月二十九日

人民根本就沒有心思去搞夏插工作。本該完成得差不多的夏插，現在可以說根本就還沒有開始。人心確實是惶亂到了極點，特別是那些有兒子丈夫在外的人。

就說蘭子的媽劉嫂，他的丈夫在縣機械廠做工人，她近來害怕得簡直無法形容。她不出工，成天坐在家裏哭。而只要一聽到有人去了縣城回來，她馬上就會衝出去找他（她），而且所問的始終只是一句話：「城裏沒有武鬥吧？」

非止於此，就她本人，也經常無緣無故跑到縣城去。

昨天她又去了。

當她一把掀起他丈夫的枕頭，發現了一把寒光熠熠的匕首時，當即便暈倒過去。

當她清醒過來時，第一聲便叫出：「你行行好，救救我和蘭子！」

可是她丈夫却在向他解釋着，他沒有去參加武鬥，那匕首只是爲自衛而備。

「你丢掉牠！你丢掉牠！」

「大家都有武器，我一個人手無寸鐵？」

「你走！你走！我們囘家去，不要再在這裏。」

「他們不允許囘家的，而且我也許要因此失業的！」

…………

八月三十日

我又去縣城了。

當我走到距城只有一里許的地方時，前面忽然氣吁吁地奔過來二個中年婦人，她們一邊跑一邊嚷：「城裏武鬥了，城裏武鬥了！」

經她們這一嚷，走在我前面的幾個人，馬上掉過頭來：「要不得！我不去了。」好奇心驅使着我，沒有半點的猶豫，我加快了脚步，以小跑奔向了縣城。要知道，我這人本就不過是一條草杆命，我怕什麽來着？

當我一踏入一中的境界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校門的天樓上，一個胸前掛着望遠鏡的人，戴一頂白布帽站在陽光底下。而校門口的馬路上，則有四個男學生，各拿一條黑白環相間油漆的棍棒，擋住了七八個中年婦人。我下意識地止住了脚步，只聽其中的

一個學生說：「我們是反對武鬥的，只要鋼總不來攻打我們，我們紅聯人決不挑起武鬥。」

在一中一千六百幾學生中，有一千三百幾屬紅聯派，剩下二三百鋼總派，早已遷離校舍。當日爲此也鬧過一番爭紛：紅聯師生一再宣布復課鬧革命，說誰要再不返校，即開除學籍。可是鋼派學生却一再抗議，說聯派依仗勢衆，公然驅他們於一中門外。

「大家都說要以一中做戰場武鬥了。」這是一個婦人的哭一樣聲音。

當然，人家如果來侵犯我們，我們誓死保護一中！」

「放我進去吧，我要叫我的坤仔回家。」

「回家是不行的，大娘。凡一中的學生，都有保衞一中的義務，决不容許擅自離開學校。」

「那你放我們進去看看各人的人，我要看，我要看我的孩子！」

「這是學校的規定，非本校師生一律不准進內。」

我轉身走了。

當我走到圍牆的轉角處，便聽到後面傳來哭聲。

當我進入街市時，兩旁的店舖緊閉不開，街道上冷冷淸淸，只偶而見到三數個匆匆而過的行人。一些似乎負巡邏責任的解放軍，却赤手空拳的全部不帶武器。我只覺得一陣寒心，脚步也加快了。

在抓促辦公大樓對面的汽車路旁，迎風飄揚着一支深紅的大旗，上面有四個斗大的黃字：「敢死大隊」。根據下面的細字「番號」，我知道這是鋼總司的人。他們駐守在這裏，顯然是爲了保護他們的總部。

盡管這樣，整個縣城畢竟還沒有發生武鬥，可是却有人被半途吓退了。

我走着，並且無緣無故發起笑來。

八月卅一日

談到「砸爛公檢法」的問題，七叔說：「若非這一次的文化革命，我們哪裏會知道這許多法門內的秘密？

「伍百塊錢可以買到一份出境證明；檢察長又怎樣因偵查公安局長的桃色行爲而被對手擊敗了，並因此而丢了官；還有那草菅人命的公安局長，明知捉錯了人，却不願意

承認，甚至乾脆就將人家折磨死了。你看那公堂，連前人未敢擅用的刑具都用出來了。

「這到底是什麽社會！」

七叔滿臉通紅，一對拳頭握得緊緊的，似乎就要跟誰打架。

這時候，玉瓊接住話頭說：「我的哥哥就是這樣枉死的。那是他出去九年多以後第一次從香港回來，大隊的治保主任公然向他要錢，我哥哥是個火藥性，他非但不給，還厲聲把人家斥責一番。因此，我的哥哥變成特務了，並且死在獄中。直到文革以後，大整彭羅黑黨，我哥哥的案子才得以寃別，可是一條命却只換到二百塊不知叫什麽名堂的錢。」

接着她又列擧了許多關於那個治保主任的罪證——他非法弄權，將大隊的公章奪掌在自己手中，一切須要證明的人，都得求乞於他。她玉瓊就曾親歷過：其流散於韶關的二哥寫信來叫寄證明，她母親吩咐她去辦。她便去求討那治保主任，他答應了，但是要她先交一筆什麽費，她照數交給了二十元，人家叫她明天去取證明，她去了，沒有找到他，第二天再去，却說到縣裏開會去啦，要半個月以後才回來。半個月後她終於找到他，而他却說大隊已重新作了規定，要交足五十元方能給予出證明。結果也只好照給。

「更可惡的，他利用這個公章做了眞不知多少骯髒的肉體買賣！」

「有什麽辦法呢？人家既然絕對缺少不了那張證明，而他又非要你的那樣東西。」

九月二日

前天，八月三十一日。

聯派，以一中學生爲主體，集結了一千多人，出其不意地圍住了抓促辦公大樓。駐守在樓下的十多名「敢死隊員」，見對方來勢甚兇，只好搶入樓中緊閉大門。

聯派的人馬開到之後，即刻團團包圍了大樓，高叫「無耻的鋼派一小撮立刻滾出大樓來。」

這樣地嚷叫了約莫半個鐘頭，裏面的人根本就不理睬。他們惱怒了，拿鐵、石瘋狂地往樓上擲打，並且特別對准人家的大旗。最後，有誰拿了兩把利斧出來，轟隆隆的，只一陣子便把大門給劈破了。憤怒的人流，一下子朝大門擁去，迅速地佔據了大樓的各個角落，把那些台、凳、杯、盤統統給打了個稀巴爛。另外把四十幾個堅守大本營的鋼派，全部綑綁起來，鎖入一個大房裏。其中有兩個拒絕受綑的，他們抽出腰間的小刀，

跨步挺立在那裏：「誰要敢動手，我就要了他的命。」

可是話未說完，人家只一脚便把他手中的小刀踢落下來，另一個在一急之下，揮刀便刺傷了面前的一個聯派學生，只聽那學生唉喲一聲，當即便蹲了下去。然而就在這時候，拿刀的人也被一把揪倒了，五六個人一擁扑上去，用脚踩住他的背頸，奪去他手中的小刀，把他牢牢的細綁住，然後你一拳我一脚地，打得他直吐白沫，並且失去了知覺。

與此同時，在樓頂的天台上，亦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奪旗戰，而且同樣是因爲衆寡不敵，鋼派的人吃虧了，大旗給扯成了一塊一塊的碎片。

當天下午，全城處於緊張狀態中，並且宣布戒嚴了。

全縣，凡鋼派控制的喇叭，都把音响放到了最大限度，號召全縣的革命群衆立即行動起來投入戰鬥——「聯匪殺人了。他們調動近二千人馬，乘我不備，冲入大樓，槍殺我鋼總戰士兩十多名，另有一百多被俘帶走的，亦未知其生死安危。這些慘無人道的匪徒們，仗着手中有槍有炮，竟然宣佈全城戒嚴，他們用幾挺機槍控制了城門橋，進行閉門掃蕩，挨戶搜捕我們的革命戰士，令我們數千革命英雄的生命正處於垂危狀態之中

——起來吧，救救我們的同志！」

第二天（卽昨日）上午，三千多來自全縣各地的鋼派人馬，把個附城擠得水洩不通，他們首先攻陷了附城民兵營這一個據點，從而奪得了不少武器，緊接着便發起向大橋衝鋒。就在這時候，對岸糧局大樓的機槍噠噠地震响起來，衝鋒失敗了。

隨後又來一個第二次衝鋒，同樣也被機槍壓倒下去。

攻橋的惱羞成怒，一連向對方的機槍陣地發射了幾發迫擊砲彈，跟着發起第三次衝鋒，終於搶佔了橋對岸的陣地，三千多人就這樣攻入城中。

繼而又在一中作了一塲驚心動魄的大血戰。

九月十二日

全縣仍然處在緊急狀態中。

非但縣城，就連附近的墟鎮，也都築上了許多碉堡。各家店舖門外的騎樓下，一律加築了一道磚牆。

槍砲聲不時地傳送入耳。

田園中看不見一個人。一塊塊的水田，有的揷上秧苗，有的仍然是犂紋點點。幾只發瘋似的野狗在追逐着，在蹦跳着。

九月廿七日

槍聲基本止息，碉堡尙未拆除。人們到商店買東西是從磚牆的缺口將錢塞進去，然後由裏面的人將貨物從缺口傳出來的。

也就是在這時候，我決定了一個新的行動計劃，我要出去，出去經風歷險，爲自己開創出一條新的，光明的道路來。

九月二十九日

四邊環繞着山丘的谷地，是我朝夕相依的家鄉；谷地的那邊，帶子似的江流，呈現一種矇矓的淡灰色，牠，曾經爲我洗滌過不少窒慾人心的暑氣，我們在那裏追逐過，我們在那裏泳練過，同時，這江流，也曾經把我的血淚融溶進去，流呀，流呀，流進了那鹹澀的大海；你聽，在渡口的這一邊，正有幾個人在合和着呼喊，這呼喊點綴着靜謐的山鄉，令其顯現得更加可愛。

山鄉，谷地，谷地，山鄉！
曾幾度，春風吹綠過谷地，
到頭來，嚴霜却蹂躪了山鄉！
美麗的山鄉，枯黃了、憔悴了！
這時候，人們便盼望着，盼望着第二個春天的到來。
呵，是誰家的牡牛，在發情，在嗥叫！
還有那討厭的犬畜也在狂吠了。平素，不管是深夜裏抑或大清早，牠們總喜歡吠呀吠，不是吠風，就是吠影，這些傢伙， 應是破壞我們山鄉寧靜的罪魁， 我眞恨死了牠們，我渴望着，終有一日我們的家鄉會沒有犬類的存在。
我愛我的家鄉！脚下那一片翠綠的田地中注有着我們的血水，這在星光下看來只是暗蒼蒼一大片的禾苗，是用我們的汗水培植大的……
我愛，愛這暗蒼蒼的禾苗；
我愛，愛這一幢幢的農家。
禾苗，默默地貼伏在谷地上，

農家，靜靜地蹲立於山根下。
又是那些忘形的孩子們在玩打仗遊戲了，他們在吆喝，他們在斷駡。
只有我呆呆的坐在這山巔上。
我想喊，但是喊不出聲來。我已經過了二十歲的年紀，再不能夠像他們那樣的喊，因爲——
因爲我有了靈性！

九月三十日

「你打算到什麽地方去？」芸婷一臉沉鬱的神情，好像很沮喪似地問我道。
「不知道，反正出門人脚着地處便是家。」
「你沒有手藝，出去靠什麽謀生？」
「我總不至讓自己活活餓死的。」
「到什麽時候囘來？」
「到我能够在自己的家鄉自由自在地過日子的時候我便囘來。否則便做了異鄉鬼也

罷。」這時刻的我，完全可以說是一個鐵石心腸的男子漢，「我希望他日囘來的時候，能够看到你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

「你——太恨心！」

「是的，不過……。」

十月一日

別了——故鄉！

別了——親人！

文華風雨話山鄉

韓江鴻記

每册定 港幣二元五角

出版者：中報周刊
香港百德新街華登大廈七樓B1
電話：七七一三三九

總經售：東亞圖書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五四一號二樓
電話：七六一五六〇

印刷者：田風印刷廠
香港高士打道二二一號
電話：七二七七四五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初版

新書簡介

廣州電影界的造反者

——珠影『東方紅』

王超著

王超先生是一位從事了二十多年的電影戲劇工作者，曾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和珠江電影製片廠任演員和編導。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逃亡來到自由世界。把他親身所見寫成了這本書。

這本書的題材並不是以他個人爲中心，正如他自己所說，他要代表受苦難的朋友們說話。

書中所涉及到的事情很廣，列舉了一些爲我們所熟知的若干著名演員、編導慘被鬥爭的血淋事實，對電影界內部兩派尖銳武鬥的眞相，亦有翔實的紀述。

至於毛澤東究竟如何地利用了群衆鬥群衆的狂熱，達到他奪權的目的，也可以從珠影『東方紅』這個旗派觀點的造反組織的興起與跌倒，窺見其一斑。

本書將在本年十二月出版，定價港幣四元，預約訂購八折優待。也歡迎同業批銷，請向中報周刊或東亞圖書公司接洽。

亂世巡遊

楚歌著

楚歌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國內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正當他滿腔激情等待畢業後「爲人民服務」時，無情的「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的希望。這時周恩來在中學紅衞兵開始串連造反之後，又號召「全國大學生都可以上北京」，他遂投入了大串連的洪流。北上南下，足跡遍及三分之一的中國版圖。在華北、華中、華東和華南的主要大城市，都有過一段時間的停留。

現在他以流暢的筆觸，把串連時期在各地所見的社會具體動亂情況生動地寫了出來，爲歷史作證。

這本書不僅是亂世的巡遊記述，把它結合着在海外報刊上所轉載的各種紅衞兵小報來閱讀時，將更有助於讀者對文革初期大陸情況的了解，尤其是對社會情況和群衆心態的了解。

中報周刊謹重地向讀者推介本書，也希望曾經在大陸有過串連經歷的青年們，能群起執筆把自己的見聞，投稿給中報周刊，好讓我們大家來爲歷史作公正的鑑證。

本書卽將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五角，預約訂購八折優待，也歡迎同業批銷。請向中報周刊或東亞圖書公司接洽訂購、批銷。

即將出版

新書簡介

海豐文化革命概述

海楓著

在中共早期「武裝革命」運動中彭湃的地位很突出很重要。海陸豐地區也是當時中共老根據地之一。彭湃的母親後來也被尊為「革命之母」。但到了「文化革命」時，她也竟難逃鬥爭的厄運！彭氏家族遂整個倒了。

海豐縣「文化革命」中兩派的鬥爭，在廣東地區內是極具典型的，其尖銳的程度與死傷之衆多，堪與廣州的情況相比，也可說是整個大陸上毛派奪權武鬥的縮影。本書著者寫作時不僅着眼於此，更透徹地說明了：此事「牽涉到對中共歷史及早期領袖如何評價的問題，……故此這個縣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的概述和實質的研究，對於正確理解兩年多來泛濫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的概況和研究也不無參考價值。」

由於本書著者曾親見海豐文革整個事件的經過，且熟知彭氏家族及兩派集團的興衰，故本書不僅具有一般報導文學的水平，其中材料也有助於對中共黨史的研究。

本書即將出版，訂價港幣四元，預約八折優待，歡迎同業批銷，請向中報周刊或東亞圖書公司接洽購銷。



3 1761 12394709 5
DA_HK